

技擊長篇小說

丐俠

續集

鄭金波因著

丐俠

技擊長篇小說

鄭證因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82358



上海廣藝書局印行

222713

技擊長篇小說

丐 俠

鄧證因著

續集

-
- 第七章 師門惜別仗劍下白山……………一
- 第八章 意決志堅龍江偵仇跡……………一五
- 第九章 江湖落魄渤海逗俠蹤……………二九
- 第十章 畏敵圖逃狠心焚妻女……………四三
- 第十一章 鐵笛利劍海上戰三凶……………五七
- 第十二章 羞憤自戕血濺浮沙堡……………六七

技擊長
篇小說

丐俠

續集

鄭證因著
吳志學修

第七章 師門借別仗劍下白山

上集叙至丐俠武振飛爲了助義女霑貞蓮踪跡仇蹤，在寧安軍流配所發現要以奇形謀殺被屈含冤發配甯古塔之大名鹽法道趙尙廉父子，丐俠與白山劍客救了趙氏父子，痛懲惡吏之後，丐俠武振飛，受白山劍客彥白珩所託，趕奔將軍府，離開配所，這裏到將軍府並不甚遠，只隔着一道長街，這時也不過是三更將過，這甯安城內，白天看着是一個商賈輻輳的地方，可是一到夜間，立刻顯出來邊荒重要之地，街上打起更之後，歷來不准再有人走，軍兵們比較白天增加了數倍，甯安府雖是這麼重要之地，仍然是土城，不過這城經過很多的年代，同時全在修整着，所以城垣非常堅固，圍着城上一隊隊巡城軍兵，掌着號燈，帶着刀槍弓箭，一撥接一撥的在上面梭巡盤查，在各街道的要路口，全立有駐守的卡子，這是常川把守着重要街道，單有巡查的官兵，是由兵官們帶着，梭巡各處，這種警衛森嚴，若是在關裏各城市中這樣佈置，定要認爲大敵將臨了。武振飛翻到民房上，輕登巧縱，避着下面查夜的官兵，撲奔將軍府，越過這道長街，從府前的橫街轉過來，正是將軍府的東墻一帶，武振飛才從一家民房上躍起，往前面臨街的房上一落身，趕緊把身形矮下去，因爲突然發現從後墻一帶有一個夜行人，斜撲將軍府的西大墻，武振飛隱蔽住身形，仔細着，先還疑心是白山劍客，他手底下事已經辦完，也趕了來，趕到仔細一注目，就知道不是他了，

這夜行人身形呆笨的厲害，雖也能够在屋面上縱躍，可是腳底下不時的帶出響聲來，就知道此人輕功差的多，不過他所去的方向，正是自己所要去的地方，遂容他一到將軍府的大牆附近，自己這才跟蹤趕了過來，暗中看着他，只見他雖然身形不十分巧快，可是對於這一帶好像輕車熟路，他到了大牆下，抬頭略一張望，已經騰身竄起，事先擄住牆頭，才把身形翻上去，武振飛仔細看時，這道大牆並沒有障礙之物，若不然憑這人的這點本領，他還未必能從這大牆出入，轉眼間他已翻進牆內，武振飛已然縱躍如飛，追趕過來，騰身縱起，不知裏面的虛實，不敢冒然的往牆頭翻，單臂跨住牆頭，探身向裏張望，只見那人落到牆內，竟往北順着一條箭道走出不遠去，轉進往東去的一道角門，武振飛一按牆頭，把下身往裏一飄，左手又用力的往牆頭一推，輕飄飄落到大牆下，一縱身竄到對面一排矮房的後坡，往北騰身縱躍，查看那人，只見他轉到一道院落，這道院子却是東西全開着門，往東去單有一道角門，兩扇板門，虛掩着，這院中是三間南房，三間北房，全有燈光，那北房的門似乎才闔上，分明那人是從進屋去，原來是這將軍府內當差效力的人，可是他這種鬼祟的行動，叫人看着越發疑心。武振飛一飄身，落在了院中，躡足輕步來到北房窗下，先側耳聽了聽，裏面正有一個人，帶着十分不滿意的口吻，他更說着：「胡四弟，你要這麼任性胡爲，咱們一塊兒在寧安府非栽個大跟頭走不可了，真要是爲的值得了的正事，弄出差錯來，那還情有可原，盡是這些閒事，和這種沒有交情的朋友們，那也太犯不上了，四弟你別跟老七學，他總算是年輕不懂事，我們好歹的在江湖上闖練這些年，」武振飛在這時把紙鸞點破一些，向裏窺着，只見這屋他們說話的地方，正靠窗下，放着一張桌子，在迎面設着兩張床鋪，屋中的陳設非常簡單，在牆上可排着單刀鏢囊，和兩件軟兵刃，才走來這人，已經累得一臉汗，他却是一身短衣服，一件長衫，擰成了一個卷兒，才從肩頭

肋下解下來，那個說話的人，有四十多歲的光景，黑紫的一張臉面，濃眉巨目，唇上留着短鬚，在他神色上看來，也是江湖道中人，那個才道來的，比他小着十幾歲的光景，一派的浮燥不安之氣，這時聽那年歲大的接着說道：「如今在寧安府當了這份差事，我們雖然不能說是棄邪歸正，總算是從正道上找站腳之地，雖是一樣找飯吃，差事雖小，總算是在寧安府抬的起頭來，我們應該把從前的行爲，完全忘掉，這種無關重要的朋友，很可以少聯絡。」那個年輕的聽着，似乎十分不滿，他竟走向對面一個床鋪前，把那件長衫扔在鋪上，扯出一條手巾來，擦着頭上的汗，竟坐在床鋪邊上，冷笑着說道：「二哥，我也沒辦過什麼對不起人犯法的事，我們在府裏當了這份差事，難道就六親不認，凡是舊日的朋友來了，全給得罪走，二哥你想想，咱們全是怎麼個出身，這一帶又全是舊日同道來往的地方，真要是那麼瞪起眼來不認識人，恐怕我們也未必在這裏站的住吧，我也並不是完全是好玩樂，他們來了應付兩天，好好的離開寧安府，叫同道的弟兄，也看得起我們不忘舊日的義氣，還有什麼，二哥你也太以的固執了，那個年歲大的却噤了一聲道：「四弟，不是這個意思，我們現在也不能真正的陞官發財，揚起臉來不認識人，寧安府地方，跟別處不同，起更之後，就是府裏出去的人，也得拿着公事，你別就認爲我們是將軍府的人，就可以任意去鬧，再說府衙中素日裏就跟我面心和心不和，他那裏還真有幾個能手，四弟你這樣回來，倘若被他們纏上，雖不能把你怎樣，我們多少也得找點難堪，有朋友來了，我們不妨在白日裏應酬，晚間早早的分手，一樣的告訴他們，這種地面跟別處不同，總要各自謹慎些，免得出了事臉上無光，四弟這兩天找你的朋友，倒是什麼事，不肯到這裏來又是什麼意思，我全認識麼？」那個年輕的搖搖頭道：「這兩個朋友，大概二哥你沒見過他們二人是在那裏……」他說到這裏，把話頓住，把聲音放低了，接着說道：「黑風崗，那位左

當家的廳下，大約二哥你和他們不熟吧。」果然那個年歲略大的，帶着驚疑之色道：「哦，是那左志剛的手下弟兄，他們到這裏難道是要作買賣麼？」那年輕的忙答道：「二哥你放心，真要這樣，我焉能跟他們淘混水，出了事我是管不管，黑風崗已經全散夥了，他們的弟兄各自東西，手裏全分了些銀子，各找各的門路，這兩位朋友來到寧安地面，也打算趁這個機會，更行改業，不再作那犯法的勾當」，那個年歲略大的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這倒是好事，落在江湖道中，要能認爲是不得已之事，那也就很好了，不過四弟你到這般時候才回來，這寧安府茶坊酒肆，早已閉了門，怎麼樣到這般時候才回來，賭場茶寮，是是非非之地盡自在那裏胡鬧下去，四弟你非弄出事來不可了」，那個年輕的越發憤憤不平的說道：「二哥，你動不動就要血口噴人，真叫人聽着難過，那種地方，就是去也不算犯法，何況你比我年歲大，又是一番好意，我何必盡自瞞着你，實告訴你說吧，他們黑風崗左當家的，出了事，他因爲這對頭人過分的扎手，他事情辦完了之後。恐怕這個對頭找上門來，所以才決意的自己把壞子窩挑了，想要遠走高飛，我這兩個朋友，是他手下共事多年的弟兄，兩人不願離開他，跟蹤趕下來，知道他奔了寧安府，可是來到這裏之後，就是找不到這位當家的蹤跡，二哥你也聽說了，校軍場那裏有兩個被害的屍屍，官家驗完了，因爲沒有哭主更不知姓名，已經掩埋，我這兩個朋友認定和他們的事定然有關，這才約我們幫忙，我不願把這件事情跟二哥你說，這才用一整天的工夫，找尋到這兩個被害人埋葬之後，今夜才趕了去，把這兩個屍屍扒出來，當時竟自認出了這兩個人雖不是他黑風崗本部的弟兄，內中那姓吳的名叫壞事包吳勇，他却是左當家的外甥，那一個名叫黑心韓虎，和那吳勇是同夥弟兄，不想兩人來在寧安府，全被害，這定是他們對頭人所爲了，我幫着他們仍然把屍掩埋好，又跟他們找尋了一個黑風崗舊日的同道，探向左當家的下落，據說是在寧安府並

沒有落住了，已經轉奔龍江，他們弟兄也在今夜離開寧安府，我辦完了這些事，怎會不耽擱到這時才回來，丐俠武振飛聽到這裏，十分欣幸，這榆將軍府不止於替朋友幫了忙，更得到了惡賊的信息，自己不便在這裏盡自耽擱，遂縱身竄上房來，自己一打量眼前這片形勢，寧安府的城不大，這將軍府的地方整佔去差不多東北一角，自己想到此來不過爲的是要示警於寧安將軍，叫他不要顧全權好的情面，草菅人命，趙尙廉趙家驥，在他管轄之下，要他保全這種事，可不能過分的按着江湖道中人那麼目無法紀，任意胡爲，自己想到這種情形時候雖然已是深夜，將軍已然安息下，找到他呢，固然可以想法子警戒叫他知道國法以外，江湖道中尙有一種正義，比國法自有厲害處，若是不容易搜尋將軍的下落，自己也無須盡自耽擱，武振飛拿定了主意，按着衙門口固定的形式，先要找他，大堂，花廳，客廳，簽押房，文案處，遂往東連翻過好幾排房屋，果然這時各處全是黑沉，本來寧安府雖是重要之地，但是這時已經承平已久，這種衙門中深夜間，那還有人來辦理公務，武振飛搜尋他所要到的地方，倒很費了手脚，直轉過一排大廳，偏西的小院中間，反倒顯出一片燈火之光，只見這道院落，只有三間東房，兩間西房，往北去是一道角門，西南角靠西牆，也是一道角門，這東房中似有人在說着話，武振飛翻身到簷口，往下聽了聽，只是說話的聲音，已經停止，自己才要往下面飄身，忽然在那角門外一陣脚步響，一個差人用一個茶盤托着盤碗走了進來。這時屋中門一響，裏面也走出一個差人來，却迎上前去，湊到一處，低聲說道：「今夜我們就別想睡了，他這裏一道重要的奏摺，明早必須拜發出去，你想，現在三更全過了，頂天亮寫完，就算是恩典我們了，這份差事當的比誰受累的多，任什麼看不見，整天守着他搖頭幌腦，咬文嚼字，我看着我全惡心，把茶送進去，用不着在那裏伺候他，我在下房等你，咱兩人喝酒去。」那個端茶盤子的答了聲：「對，就這麼辦」，兩人分開

，一個送茶進屋，一個走向後面，丐俠武振飛見這兩個差人已經走開，遂將身落在院中，仍然撲奔窗下，穴窗偷窺，只見師爺正在提筆寫着一件公事，一邊寫着，一邊停筆思索，伺候他的那個差人垂手侍立的站在屋門口，雖然說滿心不願意，可是不敢出聲，怒目看着師爺，那位師爺正在構思着行文用字，那裏體會到他身上，一陣提筆急書，他竟把這件公事一揮而就，丐俠武振飛在窗下看着，心想我難道在這裏陪他到天亮不成？自己正在要另作主張，忽然那師爺把筆放下，抬頭向那差人招呼，劉升你快去，到簽押房把那奏摺的包裹拿來，我險些誤了一件大事，那差人答應了聲轉身往外走，師爺又把他叫住囑咐他：「劉升你可把手洗乾淨了，那是已經要將發的摺本，可不要弄髒了。」那差人答道：「師爺不用囑咐，我當差這些年連這點小事還不懂麼？」這差人轉身出去，丐俠武振飛見這種機會不宜放過，可見趙尚廉父子命不該絕，有這種難得機會，武振飛在房面上暗暗跟隨，這名差人離開了跨院，轉過了西花廳，這差人走進西花廳旁一間小屋中，提出一個燈籠來，從這花廳角門出去，往北轉過一道院落來，走進一道八角門，這院內三間北房，四週全有走廊，可是院中黑沉沉沒有一點燈火，那差人走到北房的屋門口，他把燈籠放下，用鑰匙要開門上的鎖，武振飛見時候已到，遂飄身落在角門以外，低着聲音招呼道：「劉升，你還裏來。」差人劉升聽得門外有人招呼，他扭着頭連問了兩聲，誰？誰招呼我？」武振飛撒身門外，並不答聲。差人劉升他仍把燈籠提起，自言自語的說着：「這是誰成心和我開玩笑。」他往角門外才邁步，身軀還沒到外面，眼前一條黑影，向他頭上飛去，聽得他失聲驚呼，往後倒退，跟着背後又被人打了一下，他趕忙又往角門外跑，髮辮竟被人牽着，差人劉升越發吓得不敢停留，拚命的往前一跑，手中的燈籠竟被人猛奪出去，燈籠飛到房簷那麼高，掉在地上，燈籠的氈立刻燃燒着，劉升覺得眼前鬼氣森森，這差人見神見鬼，燈

籠又熄滅，右挨一掌，左捧一跋，把他已吓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他那還敢在這裏停留，竟自沒命的跑向前面，這一來他竟不管那師爺尚在等待着，他取那包裹的奏摺，先跑到他們蓋房休息之後，找着了同伴，說簽押房所遇的怪事，他們這種情形，任何人看到也信他不是假話了，已經捧得鼻青臉腫，滿身泥污，他招呼着別人跟他去查看，可是旁人被他鬧得也有些驚心動魄，不肯立時跟他去看，只願他在這裏就攔，丐俠武振飛已然趁此時動手，懲治這個差人劉升，這也算是他一時的晦氣，遇到了丐俠的手底下，不這麼攔制他一番，沒有自己下手的機會，武振飛把這差人嚇走之後，來到簽押房前，暗一查看門窗的形勢，這種地方門吊嚴鎖，只不過只阻擋平常人，輕輕一縱身手將住門上面的橫木，把上面橫窗的木箱子拔開，這窗扇輕輕一拉，已經掀起來，雖然是只有二尺多高，可是武振飛這種輕靈小巧之技。倒還易於施展，身軀翻到裏面，落到門內地當中，攏了攏目光，借着外面的月色，已然辨清了屋中的形勢，這時內簽押房收拾的十分齊整，在一架楠木的書案上擺着一件黃包裹，武振飛知道這就是那師爺所要的摺本了，自己看了看進窗後略有些光亮，因為武振飛行道關東，他是本着俠義門的正規去作，身邊除了一支鐵笛，一個酒葫蘆之外，和一兩件替換的衣服。跟囊中存放的十幾枚青銅錢，別無他物，像那火摺子這一類的東西，武振飛是決不肯用他，不過今夜可實才是缺少這種東西，因為那差人雖則被自己驚吓走，他定然招呼了人，要重回來取那奏摺的包裹，沒有多大時候就攔，只好把這包裹提到窠前桌上，趕緊打開，這種東西包裹的非常嚴緊，外面一層黃綾綢包袱，裏面是一層油紙，在油紙裏面才是那黃綾的護封夾子，把夾子打開，裏面才是奏事的摺本。武振飛把他取出來，就着窗下外面的微光，展開看了看，任憑武振飛多好的目光，也不容易辨清了字跡，把這道摺本鋪到案上，好在眼前現成的筆硯，武振飛把筆蘸濃了墨，就在這道摺上潦潦草

草寫了幾行字跡，他上面寫的是：

趙尙廉父子遠戍邊陲，以含冤沒白，周子琪，恃權依勢，威及罪人，配所中竟欲傷天情理，置趙氏父子於死地，人神共憤，天地難容，趙氏父子之安全惟求將軍保全萬一，望將軍爲國法計，爲自身計，倘敢循情加害，定以趙氏父子所受者報將軍。

白山劍客

把這一道摺本連有字的地方，帶空白的地方完全寫滿，把筆擲在案上，摺本拿起來稍微的沉了沉，候墨跡已乾，仍然攔在一處，這時角門外已經有人聲在互相爭論着往裏走來，這時武振飛再想從上面出去，可有些來不及了，遂拿着這道摺本，往屋中門旁一閃，靜靜的等待，燈光閃動時，來人已走進院中，却聽得一人說道：「劉升你真是活見鬼，怎麼這種事只讓你一個人遇上，這裏從來沒有出過這種事，你看現在安安靜靜任什麼沒有，叫師爺申斥你，還不應該麼？」那個劉升却是憤憤不平的道：「你們這般人就是會說現成話，我這又不是信口編排，有憑有據，我這一身的傷，可是假的麼，什麼不用說了，該着我劉升倒運，就全叫我遇上了，這時他們已經到了簽押房的門前，有一個差人落鎖開門，把兩扇格扇門往裏一推，他也是有些害怕，不敢忙往裏闖，先把那燈籠舉進門來，照看裏邊，裏是他的燈籠往裏一伸，武振飛從門旁猛然一伸手，把這支燈籠給奪了過來，叭的一聲，給摔在地上，這名差人竟自吓得一聲怪叫，身軀沒轉過去，就往後猛撞，那劉升緊隨在他身後，這一下被他猛撞得踉蹌倒退，竟自倒坐在地上，那劉升哎喲着嚷道：「我可是真倒了運，我今夜真有些該死了，韓德你也活見鬼了麼？」這個差人竟自一聲不答，他是抹頭向外就跑，武振飛在門已洞開之下，一縱身竄出屋內，竟從這差人的頭上過去，往那走廊的頂子上一落，跟着又騰身而起，縱躍如飛，仍然撲奔先前所查見那位師爺辦公之所，來到這院中，這位師爺正因爲派劉

升去取奏摺包裏，去了這麼久的時候，竟自不見回來，帥爺十分惱怒，他站起來，把門推開向外招呼伺候文案處的差役們進來，可是夜間伺候他的只有兩人，連招呼兩聲並無人答應，武振飛猛然從房上飄身而下，向這位帥爺面前一落，吓得他也忙往後退不迭，武振飛用沉重的聲音說道：「帥爺不必驚慌，這壽安城有負屈含冤之人，生死操在將軍和帥爺的手內，小民但求大人們多積陰功，若是傷天害理，只怕天容人不容，我眼前在要給個報應，說到這兒，把那首摺本往帥爺的身前一擡，一轉身施展開「一鶴冲天」的絕技，凌空拔起，飛縱上屋頂，自己認爲大半已了，這樣一來，足可以保全了趙家父子的性命，竄房越脊，向這將軍府的西邊牆退下來，武振飛往起一聳身用燕子鑽雲的輕功，往牆頭上縱去，脚下才一沾牆頭，忽聽得牆下面有人喝喊聲：「相好的，下來吧，」武振飛聽得喊聲，知道有人已然跟蹤上，要來暗算自己，雙臂往起一抖，身形在牆頭上又拔起六七尺來，不往外邊逃，反在身形懸空一轉身，竟向牆裏飛墮下來，耳中聽得自己落腳之處，叭的一聲，一隻暗器打在牆頭上，武振飛這時已經身形飄落下面，果然竟有一個穿着身便服的壯漢，已經掄刀撲過來，口中還在喊着，好大膽的惡徒，將軍府裏，焉能任你逞強，人到刀至，向武振飛斜肩帶背劈來，武振飛一聲也不響，往左一錯步，讓過刀鋒，右掌一伸，立掌往這壯漢的腕子上便切，這動手的人刀躲空，見武振飛的掌到，他把刀往下一沉，預備一反腕子，向武振飛的下盤反砍。可是武振飛這手底下，那肯容他那麼還招，竟自在右掌劈空之下，猛往回一撤招，左掌却已穿出，「彎弓射虎」式，左掌竟用陰掌，向此人的右肋後打去，這一掌已然打中，丐俠武振飛此次入將軍府，只爲救趙尙廉父子，保他們以後的安全，能够保得住，不致再遭仇家毒手，也就算對得起白山劍客託咐之意，不願意再多結仇家，這一掌打出，真要是把掌力用足了，只怕此人就要立斃在掌下，所以武振飛，在一掌用

上之後，把力盡暗中就洩了，只用了四成力，往外一送，就這樣這壯漢竟被這掌力震出四五尺去，叭的一聲，仰面朝天，摔在地上，喀噹噹刀也出手。甩在墻下，武振飛才待撤身，忽然覺得身後一股子風聲到，竟有一人猛撲過來。武振飛左腳斜往左一滑，身形倏轉，雙掌在胸前一掛，背後正有一個人拿着一把手叉子的已經向自己身上砸空了。武振飛因為他背後暗算，往前一上右步，已經一掌打去，「金龍探爪」式，向這人左乳擊去，此人手叉子遞空，已知遇到了勁敵，他左腳也趕快往身後右方滑，身軀往左一轉，手叉子却是向武振飛的右臂上橫截過來，武振飛掌式往回下猛一帶，雙臂向後一掄，身軀如同風車子般，從左往後一個盤旋，雙掌隨着身勢旋轉之力，已經反欺到來人的身後，雙掌向他背上擊去，這種手法用得十分勁疾，那人手叉子又遞空了，他趕忙腳下一用力，曠的竄出六七尺去，一轉身，却低聲喝問道：「莫非是鐵翅蒼鷹武老師傳麼？」丐俠武振飛已經預備二次猛撲過來，可是自己也覺得此人似乎在那裏見過，不過在黑影中，難辨面貌，此時聽到他一招呼，遂問道：「你是什麼人？趕快報出萬兒來，不然可要對不起了。」這人竟把手叉子往腿上一叉，緊走了兩步，來到近前，武振飛見他把兵器收起，決無惡意，遂也向前湊了兩步，仔細注意此人的面貌，哦了聲道：「胡玉堂，你居然真個洗手了」。此人忙行着禮道：「武老師，我現在已經改邪歸正，自從沙河子，蒙你武老師傳手下留情，不肯要我性命，我自己知道在綠林道中幹下去，早晚是有一天總得把命送在人家的手內，一生算是脫不了賊皮，像我們弟兄，那時的幹法，又沒有那麼狠心辣手，就是在綠林再混些年，也不過如此，還不如改邪歸正，就是不能升官發財，也犯不上終日的提心吊胆，所以在武老師傳你走後，我們立刻散夥，帶着我們兩個至近的弟兄，來到蕪安府一帶，還算上天有眼，竟叫我們弟兄遇到機會，投効在將軍府，當了份差事，彼此全安份守己的，雖然混個小差事

，比起當日混跡在綠林中，總覺強着百倍，武老師傅怎麼來到這裏，方才後面，他們鬧的那麼熱鬧，大約全是老師傅你手下辦的吧？」這時被武振飛打倒的那個壯漢，也站了起來，這個胡玉堂忙招呼道：「金老四，你還不過來，這就是當年在沙河子所遇的那位武老師傅，你還不陪禮認罪」。那金老四被棒的一蹶一拐，湊了過來，向武振飛道：「老師傅，我實在是瞎了眼竟把恩人當仇人，我實在是沒想到是你老人家，會到這裏來。」武振飛道：「金老四，我也是沒想到你們弟兄，會在這裏當了差，你們不要高聲，我的行蹤，還不宜顯露，胡玉堂你倘有良心，居然不忘當年我饒你們活命之情，我也不便再瞞你們，後面的事，全是我一手辦的，但是你們弟兄要放心，此來對於將軍府這裏，決無惡意。」武振飛遂把大名鹽法道趙尚廉，趙家驥，被兵部尚書周子琪所害，發配到寧安府，周子琪依然不肯放手，竟自要賄通寧安府的大小官員，把趙尚廉父子，在配所中謀斃，我遇到這件事，焉能叫他們傷天害理，故此來到將軍府警戒一番，叫他們知道，只要敢再動趙家父子，連將軍的性命全難保了，這個事與你們沒有多大牽連，你們既已改邪歸正，更不忘舊日之情，我不求你們幫忙，只盼你們不要破壞我的事，就是了，現在我不能就擱，我還要訪尋一個勢不兩立的仇人，這裏要找不到他，我也就許離開寧安府了，我們有緣，將來再會吧」，胡玉堂道：「老師傅，何必這麼忙，既來到寧安府，有用我弟兄幫忙之處，我們願為老師傅少盡些力，也算是我們弟兄略盡一點人心。」丐俠武振飛聽到胡玉堂的話，豁然想起前面探聽得的情形，遂問道：「我打聽你們一個人可知道他的信息，此人也是綠林中有名的人物，他一向盤踞在黑風崗。」胡玉堂不等武振飛說完，忙問道：「老師傅，可是說的那左志剛嗎？」武振飛點頭道：「正是此人，已來到寧安府，我只是訪尋不着他的下落。」那胡玉堂道：「武老師傅，好在已經知道我們弟兄完全是洗手歸正道的人了，那麼前夜校軍

場兩條命案。定是老師傅你一手辦的了。」鐵翅蒼鷹武振飛點頭說道：「不錯，正是我一手辦的，那兩人你們可認識？」胡玉堂忙說道：「我和那兩人過去沒有認識，此次他們來到寧安府，是我手下一個弟兄，當初也是我們一條線上的夥伴，他和這兩人有些交情，壞事包吳勇，黑心韓虎，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人物，他們也不配開山立寨，只在綠林道中有他們一份而已，那壞事包吳勇是黑風崗那位左當家的外甥，黑心韓虎，却和吳勇是豬頭的弟兄，他們也不知道究竟爲了什麼，來在寧安府地面，我先還疑心着他們安心要在這裏攪擾一番，可是有我們弟兄在這裏，那能容他任意而行，好在他到這裏之後，就和我們同夥弟兄見過面，他們說是路經此處，因爲有厲害的仇家，不容他們在這裏立足，關東三省，他們全不想呆了，要在這裏稍微耽擱一兩日，離開寧安府，要到那邊外之地，五國城走一遭，聽他口頭上說出那黑風崗的當家的左志剛，也到了寧安地面，在這裏大概有什麼牽連的事，只要事情辦完了之後，那左志剛要星奔龍江去訪友，聽說是左志剛也要從此洗手江湖，不再吃綠林道這碗飯，可是忽然那吳勇和黑心韓虎，竟會在校軍場被人殺害，我們正爲這件事懷疑着，想不出這裏邊全是什麼緣因，怎麼非跑到寧安府地面，並且始終沒逃出敵人之手，如今武老師傅你也趕到這裏，我們這才明白，原來這兩個不知死活的，竟敢和武老師爲仇作對，他豈不是自取滅亡。」武振飛道：「很好，現在我從你這裏得着這點信息，我正可以跟蹤追跡，訪尋那雙陽脊手左志剛，實不相瞞，我現在和那姓左的已經誓難兩立，我還不敢耽擱，你們要好好在這裏當差効力，配所中所押着的趙尙廉，趙家驥父子，你們要替我稍盡些力，注意他們的情形，這般貪官污吏，再不利於他父子的舉動時，你們要看看在我武振飛的面上，設法解救，能保全住他們父子的安全，也就是對我這老伙子尙還沒忘了當年我不肯下絕情之意，俺們再會了，」武振飛立刻騰身而起，竄上了西邊牆，那

胡玉堂只招呼了聲，「武老師只管放心，我就按着你老所囑咐的話去辦」，武振飛已經飄身落在牆外，自己趕回店中等到天明，也不見那白山劍客的蹤跡，自己想到那左志剛尙還沒走遠，何不跟蹤趕下去，萬一追上他，豈不省了許多手脚，丐俠武振飛不避風寒雪冷，又從寧安府起身，趕奔黑龍江路上，並沒有什麼耽擱，衝風冒雪，緊趕行程，這日已來到龍江地面，武振飛到處裏明查暗訪，訪尋那左志剛的蹤跡，只是在這一帶按密立舵的綠林朋友，全被丐俠武振飛找遍了，只是沒有那左志剛的蹤跡，這種事可怪了，在寧安府所得的消息，決不會假了，他倘若到了龍江一帶，他一個在關東闖上萬兒綠林的，無論走到那裏，終逃不出綠林朋友們的眼內，怎的竟會一些蹤跡查不出，這一來丐俠武振飛遂在這龍江一帶，整整是二年多的工夫，沒離開此處，任憑怎樣沒法找尋，這左志剛的蹤跡，只是一些確實的信息得不到，這丐俠把一個東三省全走遍了，時日越多，江湖道中幾乎把這人就算是忘掉，也會又到小白山九華菴尋訪那玉清大師，看望霍貞蓮，只這短短的幾年工夫，貞蓮已經長得如同成人一般，聰明靈慧，頗得玉清大師的疼愛，並且這位玉清大師，把本山的武功盡量的傳授與霍貞蓮，這種名山正派，安心要成全這個女弟子，貞蓮的武功進步，真是突飛猛進，丐俠武振飛因爲貞蓮有這麼好的安身之處，更得這種名師授與武功劍術，自己倒不用爲他担心，這一年武振飛正到了遼河地面，爲了一樁路見不平的事，和當地一個有名水漢兩吃的綠林，弄成不兩立之勢，這位丐俠武振飛，非要把這個綠林巨盜剷除了，不肯罷手，這件事還沒有辦出眉目來，忽然九華菴玉清大師，打發徒弟悟因，趕到遼河，請武振飛趕緊到小白山一會，鐵翅蒼鷹武振飛，遂趕奔小白山九華菴，拜見玉清菴主，這時義女霍貞蓮，已經長得身量氣度，全不像小孩子了，溫恭知禮，見了丐俠武振飛，兩眼含着淚淚上前拜見，丐俠武振飛又是悲傷，又是高興，自己不枉把他從虎口救出來，更蒙玉

清菴主收錄爲弟子，守在這位菴主身旁，得他的教誨，看貞蓮的情形，定已得西嶽派的真傳，趕緊把貞蓮拉起來道：「不要多禮，你能够在菴主這裏虔誠學藝，我就很高興了」，貞蓮退向菴主的身旁，丐俠武振飛向菴主問道：「大師呼喚我到此有何見教？」玉清菴主道：「現在我接到我們西嶽碧竹菴長門人那裏的慈諭，因爲我在九華菴待罪苦修，雖則現在限期未滿，掌門人念我這些年謹遵慈諭，閉菴苦修，所以叫我能够早日離開九華菴，趕到碧竹菴參與我們西嶽派祀神大典，這也正是赦免我過去的一切，我那能在此留戀下去，只有趕緊起身，貞蓮這孩子我十分喜愛她，只是限於門規，不能把她帶回碧竹菴，因爲她與貧僧有這段緣法，却與佛門中無緣，不能皈依三寶，所以把武施主你請來，只好把她交付你，貧僧默查過去未來，貞蓮這孩子她一生塵劫重重，尙要在江湖中磨煉一番，她將來大仇得報之日，也正是她災消難滿之時，武施主你可得爲她多受些艱辛困苦，方才能助她成功，貧僧和悟因在明日黎明時，就要離開九華菴，不便多留你父女，你帶着她下山去吧。」鐵翅蒼鷹武振飛忙答道：「菴主的功德圓滿，這正是佛門中的善果，爲菴主慶幸十分，我正應帶着他天涯海角，訪尋那黑風崗匪首左志剛，只是我這二三年來，把關東三省全走遍了，只得不着確實的信息，究竟他逃向那裏，我想菴主佛法高深，還望指示我一切才好」。玉清菴主忙答道：「貧僧那有那麼大的本領，真要先知先覺，我早成了仙佛一流，據我看這種事冥冥中自有安排，武施主你只要不變初心，定有如愿以償之日，據貧僧看，他還未必就離開了關東三省，我略通些卜筮之理，我會爲貞蓮這孩子占了一卦，他離開了小白山之後，利於東北，不利於西南，雖則未必應驗，武施主何妨在關外再訪查他一番。」武振飛點點頭道：「多謝菴主的指示，貞蓮這孩子蒙菴主辛勤教誨，傳授他武功，這苦命孩子倘若能爲全家復仇，也正是菴主之賜」。此時霍貞蓮聽到玉清菴主要打發他下山，數載

相依，更蒙衣食照拂，傳授武功，對於菴主這種恩深義厚，忽然一旦分離不盡淚下沾衣，遂跪在玉清菴主面前，叩頭說道：「師父你老回轉碧竹菴，弟子情願剃度佛門，捨身三寶，弟子生來命薄，所以幼小時就遭逢這種慘禍，這定是前生孽債，叫弟子今日來償，我正好身入佛門，懺悔我前生罪孽，還望師父慈悲弟子才好。」玉清菴主念了聲：「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佛門廣大，本無不度之人，只是你將來尙有一身的遇合，也正是你完成了今生的因果，不必動這種痴念，我是十分喜愛你的，只是非我佛門中人，這件事勉強不得，人生離合悲歡，數由前定，你我有緣，正多相聚之日，不必徒自悲傷，隨你師父下山去吧。」貞蓮見師父叫自己立時就走，已經哭得和淚人一般，菴主也是十分嘆息，遂吩咐徒弟悟因，把自己一個藥葫蘆取來，從裏面倒出來十粒丹砂，另用一個小磁瓶裝好，遞給霍貞蓮道：「師徒一場，今日分別，無物相贈，這十粒丹砂，乃是我西嶽派獨有的一種靈藥，雖沒有起死回生之力，可是任憑受多重的傷痕，只要血未乾，氣未斷，這種丹砂，就能够續命醫傷，你把他好好收藏，因為你是志在爲全家報仇，隨你師父未入江湖，難免遇到阻難，倘若臨到什麼危險時，或許仗這種丹砂能够保全你一切，你把他收起来吧。」霍貞蓮把十粒丹砂接過來，藏在懷中，叩謝了師父賜藥之恩，丐俠武振飛不便盡自在，就此就擱，向玉清菴主告辭，霍貞蓮收拾了自己的包裹，和師父所賜的一柄劍，隨着丐俠武振飛，離開了九華菴。

第八章 意決必堅龍江偵仇跡

丐俠武振飛帶着貞蓮下了小白山，拿定了主義，先要趕奔黑龍江一帶，訪查左志剛是否落在那裏，這爺兒兩個，一路上到處留意着仇家的踪跡，來到了黑龍江一帶，遂往這裏流連下來，到處訪查左志剛的

下落，仍然像大海撈針一樣，一點信息得不着，這一來在黑龍江境內，呆了有半年多，這時風聞得江上面出了一個有名的海盜，手底下很是厲害，此人姓薛名雲，江湖道中全叫他「海燕子」，他率領着一羣海盜，出沒在濱江一帶，官家屢次剿捕，只是他們形踪飄忽隱現異常，這海燕子薛雲，在這一帶橫行了許多年，官家只是撈不着他。丐俠武振飛竟自無意中聽到江湖道中朋友傳說，他手下很有一般得力的人幫助着，所以才敢橫行無忌在江面上劫掠商旅，有好幾個已經成名的綠林，全歸服到他手下，內中很有幾個開山立寨，拉過大幫，掌過山頭的綠林，也情願意和他入夥，所以這海燕子薛雲，越發的容易動了，丐俠武振飛聽到這種傳言，不由心中一動，和霍貞蓮一商量，要設法探訪海燕子薛雲的踪跡，他手下收容着全是什麼人，萬一那左志剛也投在他部下，豈不省事，這爺倆個遂買了一隻小漁船，每日自己架着這隻小舟，在江面上藉着捕魚掩蔽形藏，爲得是好和這海燕子薛雲接近了，才好下手，偵查他一切，這天風日晴和，丐俠武振飛和霍貞蓮全打扮成漁人的模樣，武振飛親自搖着槳，霍貞蓮却用一個網兜子，站在船頭上撈魚，在江面上漁船很多，沒有像他們這種情形的，這種網兜子除非在內河使用，在江面上，却是十分不適宜，丐俠武振飛，他這操舟術，雖是不怎麼高明，可是他這兩隻鐵臂，力量可真是驚人，把這一對木槳在水中搖動着，別的船隻，年輕力壯的水手，槳一翻，不過只去六七尺，這在行船上，已經很快了，丐俠武振飛，只要槳一動，這船身像箭一般驅波逐浪，向前駛去，雖有水浪阻擋着，仍然能出去丈餘遠，可是危險十分。霍貞蓮站在船頭上仗着這個網兜子，不住的揮動起，算是把身形穩定住，也仗着他腳底下的功夫，實在是有根基，因爲那位九華菴主玉清大師，他本是西嶽派門戶正宗，這種傳授武功，全注重在基本的功夫，下盤的功夫絲毫不肯疏忽，所以門下傳授出來的弟子，全是下盤根基堅固。丐俠武振飛把這隻小船

在江面上轉了一週，貞蓮也撈了幾網兒子魚，因為船已駛入烟波深處，看不見甚麼船隻了，武振飛把船往回駛來，忽然遇到了兩船交錯，忽聽的向江岸上的船伙說了聲：「開老七，你回客廛，給套口頭子帶句，就隨綴上買賣了。」往江心去的那小船上並沒答話，只後梢上人揚了揚手，這隻小船如飛駛去，丐俠聽出這正是黑魚套的匪船，遂遠遠跟綴下來，果然這隻船漸漸的不走正式江面水道，不時的繞向一處處江面突起的孤汀水岔子，有的地方下面盡是暗礁，一個不小心，船隻就許觸礁遇險，也是天假其便，江面上忽起了霧氣，丐俠又時時注意着被匪船覺察，始終不敢跟近了，把這隻小漁船盡力的掩蔽着，望着前面那隻匪船的蹤影，追趕下來，這時天已經漸漸的黑暗下來，可是這一片水程中，真叫危險萬分，水面上並沒有多大波濤，可是水力覺着非常大，並且處處有淺灘礁石，好在現時追着前面那隻匪船的後隊走，算是給自己開了路，迴旋曲折，直走到水面上，已經起了輕煙薄霧，竟自見那隻匪船奔了一處水面兒上的孤島，丐俠武振飛趕忙把自己的小船向一片淺灘旁靠住，有蘆草遮蔽着，天色又黑暗下來，就是再有匪船經過，也不致被他們發覺了，只是遠遠的望着那片孤島的所在，仍然是黑沉沉的，並沒有一些燈火，看不出來一個匪巢所在，又耗了有半個時辰，貞蓮向武振飛道：「義父，我們既到了這裏，何不把船放過去，倒是先看看他這一帶的形勢，究竟是怎麼個地方，武振飛答了聲：「好，立刻把船蕩出淺灘，撲奔那座孤島，這時可加着十二分小心了，雙槳撥水，不叫他帶一點聲息出來，離着這座孤島漸近，這才看出來有一道水門，是兩邊降起亂石，當中一條水道，這入口處並沒有船隻，武振飛好生懷疑，船不敢竟自往水口子蕩進來，先貼進了岩石下，仔細查看了一遍，向霍貞蓮道：「我們原船往裏闖，太沒有把握了，這羣海盜盤踞在這種地方，固然是不怕外人侵入，可是也不能這麼門戶大開，沒有一點遮欄，我們索性從這旁邊的斷崖翻上去

，比較着易於掩蔽形藏，不過身手要十分仔細，這時武振飛已經把小船靠好了，把纜繩拴在突出的岩石上，這種地方並不甚高，只有一丈五六，就可以到了上面，不過沒有着腳的地方，武振飛低聲招呼貞蓮，你要跟隨我身後，聽我的招呼，再往上面採升，武振飛站在船頭上，輕輕一縱，已經落到一塊突起的岩石上，攀緣着採升上去，不時的向貞蓮打着招呼，這爺兒兩個，翻到上面，向前面望去黑沉沉的一片高低起伏的亂石，大約有一兩箭地遠，隱隱的似有些燈火，這時在天色剛黑了以後，星斗還沒出全，步步很危險，並且這上面決沒有一些道路可走，不是亂草荆棘，就是些稜角如刀的亂石，這樣走出一箭地來，武振飛把身形停住，向貞蓮低聲說道：「原來這裏面竟有這麼大的地方，你看那前面水面上，正是這海盜所有船隻聚集的所在，這裏邊有方圓三十畝的一片水塢，在那裏邊停泊着有四十多隻大小船隻，有的上面點着燈火，再往後面看去，在那峯上一片較為平坦的地方，隱約的似有些房屋，武振飛道：「這裏定是那黑魚套無疑了，只是天生成這種地方，作了盜賊的淵藪，莫怪叫他們能够在這裏盤踞多年，這種地方官家就是能够探查出來，也無法剿辦他們，我們所經過的水面上，已然看出只有熟悉這一帶道路的，能够把船放進來，官家若想放大船進來，決到不了這種地方，不是觸礁，就是淺任，所以任憑這般海盜在這裏盤據下來，不過這裏入手探查，千萬要小心着，最好不和他們露面，我們到這裏來，能進不能退，任憑你身上有多大，的本領，在這種地方，也要叫你無法施展，說話間武振飛仍在頭前引着路，撲奔裏面，這座水塢停船之處，他們從這片亂石崖上，直侵進了塢口，從上面翻下來，見這裏面大約有一里地的方圓，可是看那種形勢，完全是因陋就簡，建築了十幾間木板房子，並不像什麼開山立寨，大幫的匪人盤據之所，武振飛帶着貞蓮，從上面翻到了岸上，靠這塢口一帶，四十多隻船隻，當中有一排較大的帆船，上面全有燈火，並且不

斷有人出入，武振飛才要帶着貞蓮撲奔後面，倒要見識見識這個匪首他能領袖這麼有力的船幫，橫行在海面上，究竟是怎麼個人物，可是這時忽然有一隻船隻移動開，把停船的那個碼頭閃閃，單有一隻快船，靠在那裏，這時由鄰船上走下去十幾個短衣的壯漢，全是背着雪亮的兵刃，手中拿着火把，隔開丈餘遠，讓兩人對面站在一條道路的兩旁，他們直排到後面一排木板屋前，這種情形，分明是正在等待迎接什麼人，武振飛遂和貞蓮找了一處隱蔽身形的所在，看看他們這種舉動究竟是在作什麼。工夫不大，只見正面那木板屋內，走出四個人來，各自手持着燈籠，引領着兩人，向這邊走來，漸漸的走近了，武振飛一看引導的這匪人，一個年約六旬左右，身量高大，黑紫臉膛，連鬚落腮鬍鬚，兩目的神光十足，隨在他身旁這人，年紀不過四旬左右，生得白淨臉膛，眉目間帶着精明強幹，一邊走着，一邊說着，武振飛隱身之處，離着太遠，聽不真切，直到他們走近了岸邊，這才聽到那個年紀大的匪徒說道：「四弟，你總算是比我混出了樣兒來，我到現在就算是栽在關東三省，從今以後，關東地面，就算沒有老哥哥這一號了。」他身旁那名匪徒，却答道：「二哥你這個話可算錯了，難道我這還是什麼萬年不敗的基業，我年歲雖比二哥你小，不過我可不糊塗，瓦罐不離井口破，在江湖道上有幾個能跑一輩子順風，二哥你現在這麼早的撒步抽身，要以小弟我看來，也就很好了，總可以落個完整，我也不想在這裏長久的幹下去，現在造成這點聲勞，我認爲不是我的福，我眼前已經明擺着就有殺身之禍，二哥你來的日子不多，也可以看出大概來，憑我這點力量，在這龍江一帶，也可以說得出叫得響，但是樹大招風，官家已十分注意到我身上，這黑魚套雖是天險之地，可是我既能佔據，那能够就長久的認爲沒有人能進來，我也預備早早的洗手，二哥你落住了腳時，千萬要給我帶些信來，我雖然沒想改邪歸正，我終認爲綠林道的這碗飯終歸是不能吃他一輩子，二哥你不

必難過，你現在正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我們不過早收場，晚收場，不還是一樣麼」，說話間他們已經一同上了那隻快船，這時單有兩隻小船，已經頭前開路，從水塢中向外盪了出去，這隻快船也跟隨着向外走。武振飛急忙一拍霍貞蓮的肩頭，低聲招呼道：「貞蓮，隨我來。」武振飛從這亂石崗旁緊縱身形，離開這塢口停船之處，身形倏住，向貞蓮說道：「你看見那隻船上去的兩個人，我可十分有些疑心，那個年歲大的匪徒，莫不是黑風崗的匪首左志剛？」貞蓮道：「我們全沒見過這匪徒，那裏能就斷定是他」。武振飛道：「當日牧場被燬，我恍惚的似見過此人，不過因為我到的太晚，對於這般匪徒始終沒正式對面，現在若容他再離開此地，他定要逃奔關內，那可不易再找尋他了」。貞蓮道：「我想要從這裏匪黨口中，追問出口供來，現在逃走的是否就是黑風崗飄把子左志剛，未免是打草驚蛇，並且我們地理不熟，倘若所走的不是我們對頭，我們和匪徒們拚起來，可未免不值。」武振飛道：「我不問出個實情來，太不甘心」。說到這兒，回頭向那塢口邊望了一下，向貞蓮道：「現在他們船已經開了，若容他走遠，我們可就不易追趕了，你在這裏等待我，好歹先撈一個匪黨來，倒要問個明白。」說罷，立刻一轉身，騰身飛縱，撲向塢口，此時那裏平排着四隻小船，在第一隻船上，和第三隻船，各有一名匪黨，一個是走進艙中，一個是才往岸上來，武振飛運用這種輕身武功絕技，「燕子三抄水」式，身軀是倏起倏落，真如一隻飛鳥，眨眼間，竟撲上了那第一隻小船上，那個往艙中去的匪徒，似乎覺着背後有人到，才待轉身，已被丐俠武振飛，鷹拿燕雀一般把他抓起來，拋入水中，這時第三隻船上，那匪徒已然發覺有人搶上第一隻船，他跳到岸上，剛要開口喊嚷時，武振飛已經一轉身，飛縱過來，向他身旁一落，一掌向他咽喉下插去，竟沒容他喊出來，已把他按翻地上，武振飛掌下這種力量，那匪徒那裏禁得住，已然暈絕過去，武振飛把他挾在肋下，縱

躍如飛，翻了回來，武振飛這種身法輕快，霍真蓮在亂石上，看着驚心動魄，剎那間，武振飛已經來到貞蓮的近前，說了聲：「這裏不能審問口供，隨我來」。又往東出來一箭多地，這裏有一片較矮之處，形如一道山溝，遂和貞蓮躍到下面，把這匪徒放在地上，武振飛抓着匪徒的衣領，把他提得坐起來，伸右掌向他背後脊骨下扳了一下，這匪徒哎喲一聲，立刻醒來，他本來沒受傷痕，因為被掐住氣管，閉過氣去，此時這一醒轉，睜眼一看，眼前的人，在星月之下，看出是一個窮老頭子，和一個姑娘，他已想到此人動手的情形，立時醒悟，趁着武振飛猝不及防之下，他竟把右手往嘴唇上一按，哎的響了一聲，極尖銳的胡哨，武振飛一怒之下，把他往起一提，左手駢食中二指向他「關兀穴」上點去，指尖點上，可不立刻用重手，這匪徒立刻覺得臟腑裏如同翻了個兒一樣，若是疼痛還能禁受，這種心中慌亂，說不是那一處有不能禁受的苦處，聲音一個勁的顫抖着，招呼着：「老英雄你何必要我的命」，武振飛這時把手指往起一抬，立刻把閉住的穴道又給他散開，低聲喝道：「你是自己找死，難道你呼應你的同黨前來，就能救得了你的命麼？想要活命，我問你幾句話，要好好答出來，我饒你不死，你們這裏可是黑魚套，飄把子是何人？黑風崗的飄把子左志剛是否在你們這裏窩藏？敢說一字虛言，我立時要了你的命。」這匪徒疑心武振飛是公門中的捕快，他那肯就好好的答出，結結巴巴的說道：「老英雄你既能到這裏來，爲何不去親自和我們飄把子去講，他這正在早寨中，我願意領你老去，我們飄把子也是個外場朋友，你老既能到這裏來，他定是遠接近迎，決不敢慢待，老英雄我願意給你老引路」。他說着話，眼中不住望着霍真蓮，這時武振飛已把他鬆開手，聽他說這種沒用的閑話，剛喝吧聲：「你敢……」底下的話未曾出口。這匪徒猛烈往起一站，竄了出去，沒命的從亂山頭往上跑去，他更在這匆忙逃走中，連響起兩聲胡哨來，丐俠武振飛一聲狂笑，

可是霍貞蓮一下腰飛縱出去，已經撲到那匪徒的背後，恨透了他，竟敢在義父面前使用這種狡詐的手段，往他身後一落，一個「黑虎伸腰」式雙臂向外一抖，竟自把這匪徒打得踉蹌往前闖出三四步去，隨着一個嘴啃地爬在地上。這一下子，他這個苦子可就吃大了，嘴脣、鼻子，兩手掌完全擦撞的皮破血流，捧的過猛，已竟站不起來了，貞蓮還要看他如若沒死，非追出他口供不可，只是丐俠背後招呼道：「貞蓮我們還得趕緊先退出去，猴崽子的兩聲口哨，下面已竟驚覺，我們退」，貞蓮也望到了果有一撥匪黨向上撲來，丐俠遂帶着貞蓮翻過這段亂山，下了危崖到了漁船上，貞蓮操漿，貼着崖下繞出口內子前，可是崖頭上孔明燈不住的照射，口門子那裏胡哨吱吱的連鳴，竟有匪船呼應同黨帶着人追趕了來，這小漁船一邊往前走，打量形勢，只見前面不遠已是那片高起水面的一片江蕪地，丐俠武振飛招呼貞蓮道：「我們把船先往那邊停一停，看看這羣賊崽子們究竟來了多少人，我追趕不上左志剛那個惡魔，倒要拿他們消消我老頭子滿腔怒氣了。」這隻小漁船蕩進了那片蘆葦叢中，人家的船果然快，離着黑魚套口已經那麼遠，只這剎那間，竟有四五隻小船魚貫而行，飛撲到這裏來，武振飛一看這種情形，大約自己逃不開他們搜尋之下，立刻向貞蓮招呼了聲：「我們不動手是不成了，他那船上帶有孔明燈，這蘆葦叢中只要經他那燈光照射，我們的小船定被他發現」，霍貞蓮答了聲：「好！我們到這種時候，也只有捨命一拚，這個江面上，我們使船的手段，雖是不差，可是仍然比不起他們」，正說話間，那匪船已經撞過來，果然這匪船上竟有兩隻孔明燈，向蘆葦塘這邊照來，武振飛從船後梢雙臂往起一抖，一個「一鶴冲天」身形拔起丈餘高，往下一落，正落在那匪船的船頭上，丐俠鐵臂輕舒，砰的一聲把船頭一個持燈匪徒打落江中，船艙旁一個匪徒提刀正往船頭闖，見丐俠撲上來打落江中一名弟兄，立刻怒吼了聲，好小子，你敢傷我們弟兄」。他竄過來掄刀

向丐俠撲到蓋頂就刺，丐俠容他刀離頭頂不到半尺，一個「推窗望月」二指點中了匪徒的脈門，噹噹刀落船頭，丐俠一個扁腳端，把這匪徒也踹入江中，一翻身躍回自己船頭向真蓮喝聲：「趕緊往外闖」。真蓮用力盪着雙槳，小船往外闖出來，可是才繞過這片葦塘，只聽對面江面上喊聲：「小輩你還往那裏逃。」丐俠一看迎面是兩隻船，後面水花聲響，又有四隻小船追上來，丐俠說聲：「真蓮，咱們可得拚了！」和這面的匪船相隔有三四丈遠，武振飛一個「鷄子鑽天」式，身形拔起來，往下一落，腳踏船頂子，可也把肩頭後插的這支鐵笛撒到手中，這兩個匪徒刀和蛾眉刺全遞空，趕到武振飛往船頂子上一落，他們一左一右，全撲過來，一個刀奔武振飛的腰上便砍，那一個蛾眉刺向左腿上便扎，武振飛一聲狂笑，鐵笛輕翻，噹噹一聲，把鬼頭刀震得飛出丈餘遠，落在水中，這匪徒虎口震裂。哎喲一聲，他一轉身，想下水逃走，武振飛左腿一抬，身形往前一探，「夜叉探海」式這支鐵笛，正點在這匪徒背後，竟把他送入水中，這使用蛾眉刺的才待還招。身後一股風撲到，他一翻身時，腕子已被霍貞蓮抓住，順手牽羊，往前一帶，左掌用力向他背上劈去，砰的一聲，把這匪徒也打入水內，後梢上還有一名水手，見兩個頭目一動手之間，已經全傷在人家手內，他立刻一翻身竄下水去，可是後面那四隻小船已有一隻調轉船頭，向來路退去，這時第二隻船也欺近了，相隔兩丈遠，一聲胡哨，竟有四名箭手用弩箭攢射，丐俠武振飛一聲怒吼，竟不顧危險，用鐵笛把這一排打落，一個「燕子掠波」，竟撲向第二隻船，身形尙沒到匪船，突然一聲胡哨聲吧吧弩弓連響，三枝弩箭直奔丐俠胸腹射來，丐俠身形正往匪船上落，眼看要射個正着，可是丐俠左脚找着船頭，右脚用力一擡船頭下，身形往後一揚，一個「鐵板橋」式，掌中鐵笛趁勢一揮，把三支弩箭全打出去，一挺腰身形已翻上去，船艙中正有一名匪黨，闖出來手中是一柄牛耳尖刀，他竟自猛往前一撲，遞刀

向武振飛小腹上扎來，武振飛哼了一聲，右脚往左腿後一撤，身軀一斜，手中鐵笛一顫，把匪徒的牛耳尖刀震落船頭，這時霍貞蓮也把船欺近，飛縱到匪船上，把身手施展開，這般海盜們又那裏是還爺兩個的對手，眨眼之間，把這匪黨們打落了水中，有十幾名，四散奔逃，巧俠武振飛哈哈一笑道：「就是這麼一般不濟事的東西，也要縱橫海上，今日略加懲處，叫你們也認識認識這老化子手底下的厲害，眼前這隊船隻雖然被武振飛打了個七零八落，可是四下裏胡哨連鳴，霍貞蓮却在招呼：「義父，我們可不能戀戰，這種地方，匪黨們若是四外包圍，我們可要吃着大虧了。」說話間，立刻反撲到自己那隻小船上，可是四下裏竟自喊殺聲起，胡哨一陣陣連鳴着，分明是四下已經包圍過來，武振飛和義女貞蓮把木槓撥動，小船走的倒是够快的，可又那知道黑魚套這般海盜，在這一帶水路全十分熟，他們四下竟抄着近路圍了過來，幸爾這爺兒兩個對於臨來時所經過的地方，全暗中仔細的記明，此時仗着有星月之光，還不致於把方向走錯，這隻小漁船撲奔江口，可是匪船是越來越近了，所吃虧的這爺兒兩個全不熟習水性，雖則身上功夫全足以應敵，只是所對付的全是水旱兩路，多年的積匪，四下裏約摸有二十多隻船，全向一處聚攏過來，武振飛向霍貞蓮道：「賊子們這種情形，這可怨不得我老花子下毒手了，手底下用足了力，把這隻漁船走得像箭頭子一般，迎面竟有四隻賊船，橫截過來，相隔還有六七丈遠，船上已有一名頭目。高聲喝喊：「大阻的老花子，敢傷我黑魚套的弟兄，你趁早好好的跟我們回黑魚套，聽飄把子處治。」賊船上已經知道這一老一少身手十分厲害，他們認定了是官家派來的捕快，喬裝改扮，探查他們黑魚套的，眼見得黑魚套不能立足，決不想再容這人走開，所以在頭一撥一撲下去，立刻調集他們的船隊中的弓箭手包圍過來，迎面這幾隻船，尤其是手底下最俐落的弟兄們，巧俠武振飛身形這一平空拔起，內中有一名頭目，正擎着一張弩

弓往起一揚，嘎吧一排箭，向丐俠武振飛懸空的身上射來，這一排箭就讓是射不死，只要一帶傷，也就得掉在江心裏面，他們何況還有在水裏邊能動手的人，武振飛，定要落在他們手中不可了，可是弓的響後，箭射出去，丐俠武振飛身形拔到高處，已經注意到匪黨的襲擊。箭已經到了，他在半空中右臂橫着自己面門前向下一掄身軀，「海燕掠波」式，竟自飛落在一隻船頭上，這羣匪黨們雖然是能動手，但是丐俠武振飛這種非常的身手，他們如何是他的對手，武振飛這一闖到船上，如生龍活虎一般，立刻被打傷落水就有五六名，這時另一隻船上竟有一名頭目說道：「弟兄們還不下水招軍等甚麼。」這一來其餘的匪徒紛紛下水，霍貞蓮一看這情形，自知爺兩個雖略識水性，不能在水裏動手，任憑你有多大本領，無法對付他們，遂高聲招呼：「義父趕緊回船」，這時連後面追趕的兩邊包圍過來的，把丐俠這隻小漁船已經圍在當中，他們仍然是相隔在數丈外，用亂箭往這邊射來，武振飛見賊黨們紛紛下水，迎面上這四隻船全無人掌管了，船隻在江面上一打橫，丐俠武振飛也看出形勢不利，霍貞蓮把船已蕩近，武振飛攙橫縱上小漁船，爺兒兩個努力的把這隻小漁船如飛向迎面衝過來，有是水中所下去的十幾名盜黨，在水流那麼洶湧中，他們竟全撲了過來，追趕這隻小漁船，竟有一個水性極好的，身體在水皮子上連幾個分水式，身形竟竄到武振飛漁船的船尾，他在水中往起一縱身，喝了聲，老頭兒下來玩吧！」武振飛一回頭時，此人已縮入水中，猛然覺得這隻船再往前撈動時，很吃力，就知道要毀在這羣海盜手中，武振飛略一張望時，賊船雖然也跟着追過來，但是相隔總有七八丈外，就是施展輕功絕技，自己總能逃開，無奈貞蓮沒有這種本領，這時船隻往右一歪，竟瞥見有兩個水賊，他們竟搬住了左邊船舷，往下猛一沉，武振飛把木槳一翻，竟自飄在那水賊的手背上，水花一翻，受傷的逃開，只這一人之力，他那會把這隻船弄翻，可是打傷了一個，船這一停

頓，馬上下水追來的全已趕到，武振飛手底下任憑多麼俐落，義女霍貞蓮如何的拚命抵禦，只是這爺兒兩個全是陸地上的功夫，叫他們下手真不如這黑魚套一個平常匪黨，水中跟綴下來的這般匪黨們，沉入水中，前後夾攻，猛然船頭往上一擡，後邊舵又被人搬住了，這隻小船禁不住水中的匪黨前後暗算，勢極危險，眼看着這條船就要被匪黨弄翻，丐俠武振飛怒吼一聲，自己焉肯就這麼落在匪黨手中，見後面一隻賊船，相隔三四丈，安心要反攻入敵船，把所有這般黨羽，多懲治幾個，再揀那匪黨中的頭目擒獲他兩人，作為要脅，好制服水中這般黨羽的攻擊，霍貞蓮尚在拚命掙扎，把自己這小漁船猛力用木槳向前移動，也看出形勢十分不利，並且也不容遲緩，非要落在匪黨手中不可了，就在這危機一髮之時，突然從上流頭一隻小船，把風帆放滿，如飛而至，船上人竟高聲喊：「弟兄們趕緊住手，奉首領之命，立時撤回黑魚套，這一來情勢立刻一變，黑魚套的匪船立刻撤隊，剎那間一個兇殺狼門放江面，立刻變為冷清清，靜悄悄，丐俠武振飛和貞蓮竟測不透匪首何故令部下撤回，貞蓮趕緊盪着小漁船往江岸邊如飛駛來，忽然見斜刺裏一隻小船風帆滿引，船頭站着一個僧人頗像玉清大師，丐俠心想二大師這時怎會到這裏，兩隻船越走越近，丐俠武振飛驚呼道：「果然是玉清大師」。霍貞蓮也高聲招呼着，兩船已近，這船頭上站的正是小白山，九華菴主玉清大師，艙中還有一個女弟子，後梢上一名水手，兩船接近時，玉清大師向丐俠武振飛道：「武老師，你們父女竟還留戀這裏，今夜為什麼冒起這樣險來，倘若為這般海盜所困，豈不遺恨無窮，霍貞蓮招呼道：「師父你老怎會也來到這裏，可是已知道弟子和我義父往黑魚套探查仇家的蹤跡嗎」，這時九華菴主玉清大師，船已靠近，兩隻船緩緩往前走，玉清大師向丐俠武振飛道：「貧僧本應該早已離開關東，只為封閉九華菴後，竟遇到一點意外的阻隔，以致把行期就誤了多時，貧僧所跟綴的這個人，也來到龍

江地面，從三日前已發現你父女的行踪，這黑魚套掌船幫的舵主，是江湖中很難惹的人物，名叫海燕子薛雲，他在龍江已經盤據多年，不過他這個綠林盜行為上倒還有些分寸，貧僧深恐怕你父女二人和他多結仇怨，惹起意外的是非，遂暗中十分注意你父女的行動，果然不出貧僧所料，你父女二人竟冒險入黑魚套，貧僧這才趕了來，可是黑魚套舵主薛雲，他對於你父女二人無仇無恨，他認為你父女若是訪查仇家，應該名正言順的按着江湖道規矩送帖拜山，你們所說的仇人縱然是他至近的朋友，他看在江湖道上同道的面子，也必要盡全力的為兩家化解仇怨，就讓是不能把兩家的事了結，也決不肯偏袒一方，你們事有專在，如今這麼暗入黑魚套，顯見得是來人眼空四海，目中無人，瞧不起他姓薛的，所以安心把你父女留在黑魚套，貧僧趕到後，明告訴了入黑魚套的是名震東三省的丐俠武振飛，和貧僧的女弟子，他這才看在貧僧的面，傳令他部下的弟兄撤回船隊，可是貧僧追問到黑風崗當家的是否到他這裏，他也沒說來，也沒說沒來，只含糊的向貧僧說：此人大約已竟棄江湖歸正道，離開了關東三省，這海燕子薛雲，雖沒說明，分明是已經告訴貧僧，黑風崗當家已然投奔關裏，這樣看起來，那左志剛分明到過黑魚套，確是從這裏走脫的，我看你父女還是趕緊的趕奔關裏，或者能訪到他的蹤跡」，丐俠武振飛聽玉清大師說完這番話，點點頭道：「這海燕子薛雲還不失為江湖好漢，那左志剛分明是今夜才從這裏脫身逃走，我們父女二人會親眼看到薛雲送走一人，大約準是他無疑了，說話間兩隻船全到了江岸邊，彼此全棄舟登岸，玉清大師趕奔西嶽碧竹菴，丐俠武振飛帶着義女霍貞蓮，趕奔關內，可是任憑這父女二人在大河南北，由左右全訪查遍了，只找不到這左志剛的蹤跡。日月如梭，這父女二人流落風塵中，受盡風霜之苦，尤其是霍貞蓮，意志堅決，百折不回，任憑受盡諸般苦惱，他依然是耐着性兒在義父丐俠武振飛面前，承歡膝下，如同親生女兒一般

就在江湖中，混了這麼些年的丐俠武振飛也認爲不能訪得仇人，替義女復仇，自己也無面目再回關東三省，這爺兩個浪跡風塵中，丐俠吹着鐵笛，貞蓮把自身遭遇，全家遭禍悲慘事蹟，全編成歌兒，丐俠用鐵笛給他吹着，貞蓮唱，他自身辛酸事蹟，聽着動容，不論走到那裏，全得到許多資助，只要得的錢一多，貞蓮就叫義父盡情一醉，這年無意中竟來到渤海，丐俠看浮沙堡可疑，仔細探查之下，聽說海燕子船幫勢力頗大，越發注了意，因爲這浮沙堡，海燕子漁船頗像龍江的海盜，真要是他，定能得到仇人的下落了。這浮沙堡來了兩次，全無所遇到，第三次正趕上這裏的海燕子漁船出帆回來，丐俠武振飛和女兒霍貞蓮在莊主的門口故意的乞食等候，適海燕子薛雲率領着手下一般漁戶們回轉浮沙堡，和武振飛相遇，武振飛當日並沒有正式和薛雲見過面，僅僅的在他棧子審登船時看見過他，可是那時相隔太遠，辨不清面貌，此時這一會面，武振飛可看準了此人一點不差，是江湖中能手，當時也故意的稍露身手，立刻帶領着貞蓮離開浮沙堡，從第三日起，自己單僱了一隻小漁船，帶着貞蓮終日在浮沙堡附近一帶等候機會，這天晚間老北風汗大海，被左志剛，海燕子薛雲約請着在海面上遊景，武振飛的小漁船也在這時出現在海面上，兩下裏幾乎當時動起手來，可是武振飛想到，這些年來費盡了千辛萬苦，才找到這賊子的下落，只要和他一動上手，定要把他殲除了，若容他再逃出手去，那可真是自誤了，所以極力容忍着，不過分的和薛雲較量，預備到浮沙堡單獨的找尋左志剛，所謂冤有頭，債有主，何必再跟別人多結無味的仇怨，霍貞蓮也十分高興，這爺兒兩個過了幾天的工夫，故意的藏蹤匿跡，不露出一點聲息來，爲的是免得把左志剛驚走了，在這天晚上，和霍貞蓮結束好了，一同奔浮沙堡。

第九章 江湖落魄渤海逗俠蹤

先把他宅院中所有出入道路以及這裏所住的人，暗地裏全查看明白，這才撲奔他內宅，也正是左志剛和那老北風汪大海月下談心，那汪大海雖也是逃亡避禍關東三省不能立足，來在關內暫時投奔左志剛避匿一時，不過他那種性情決不是想洗手江湖，從此放下綠林道的生涯，作一個安善良民，他口中依然是狂妄異常，預備稍過一個時期，仍然要回到關外去開山立業，總要大作一番才肯甘心，和左志剛所說的話頗有些不投機，不過左志剛不敢得罪他，自己是安心在這裏忍耐下去，所以只好用言語安慰着敷衍一時，這時他們所坐的正是院當中所架起的一塊青石板旁，汪大海是坐在客位，面向着西邊，左志剛坐在西邊，面向着東說來說去，無意中題起來關東道，綠林中朋友所最痛恨的那丐俠武振飛，老北風汪大海竟不由自主的言語辱罵，對於丐俠武振飛認爲是沽名釣譽，雖以俠義道自居，何嘗不跟綠林道是一樣，汪大海話並沒有說完，突然覺得惱後一股子風聲，他絲毫沒有防備，剛低頭躲閃，已竟着了罷一下，一大片瓦片正打在老北風汪大海的頂心後，幾乎把汪大海打暈了，汪大海破口大罵，可是他一開口，嚇嚇又是兩塊瓦片打來，一奔左肩，一奔右肩，汪大海經右一閃，奔右肩頭的瓦片正打中了左肩頭，左志剛也大怒，喝聲：「甚麼人敢在左某面前弄狡獪！」這時牆頭那邊冷笑一聲道：「匹夫，報應臨頭尙敢說狂言大話，「打」。跟着一塊瓦向左志剛打來，左志剛一閃身，嘩嘩的碎瓦砸在地上碎瓦四濺，汪大海他來到關裏這跟那灰心洗手不同，爭名奪利之心絲毫未減，此時竟自遭到這種被人折辱的情形，他那肯不拚着命的要找這個面子，立刻飛身縱起，不顧暗中的襲擊，毅然飛撲上牆頭，他腳才往牆頭上一沾，在牆頭外有人低聲喝叱：「下去。」這次却是一塊

整磚，照着他胸前打去，這一下要是打上，汪大海就是身體強壯，也得落個半死，這塊磚到汪大海猛力的往左一斜身，脚下更用力的一踹牆頭，斜往北倒翻下來，這塊磚落在地上，砰的一聲，震得地面上起了一陣輕烟，這裏的宅主人變陽春手左志剛，他已經一個「燕子穿簾」式，從石案子旁騰身飛縱起，撲上正面的屋頂，他和敵人却取相反的方向，汪大海被暗中的人逼迫下牆頭，左志剛並不接應他，這左志剛真個是高奸巨猾，他是用欲進先退之法，竄上北面之後，一斜身斜着屋脊的一角，飛縱過來，却離開老北風汪大海，翻下來的祇越過兩丈多遠來，瞥見一個夜行人順着東牆然後逃去，左志剛高聲喝喊，「小輩，既敢來攪擾你就跟左某見個高下，你若逃去，就算栽了。」那知道這人翻過後牆上一面，身向左志剛招呼道：「老子是討債來的，你不還了債老子焉能走，姓左的你隨老子來，咱們外面去談。」左志剛聽這人說完話，立刻向後面如飛而去，左志剛立刻連响了兩聲胡哨，海燕子薛雲也正到來，左志剛立刻吩咐薛雲召集夥夫們追趕來人，海燕子薛雲立刻把號令傳出去，因為來人奔了海灘，薛雲却把人全撒開，抄着浮沙堡東西南三面往海邊這邊圍過來，前文已經交代過，這浮沙堡的村莊接近海邊，在浮沙堡的附近，沒有村莊，這時這夥弟兄們散佈開，一聲一聲的響起口哨，尚有倉猝還沒跟出來的漁夫，以及散居在浮沙堡村莊內的漁夫們，他們一聽見這種口哨，是海燕子船幫所用的，立刻不約而同的全各抄兵刃器械，各自就近撲奔有口哨聲之處集合過來，左志剛所追趕的那條黑影，還正是撲奔海邊，這是正合了左志剛的心意，老北風汪大海，海燕子薛雲先後的追趕過來，這一離開浮沙堡的村莊，沒有隱蔽形跡地方，左志剛如飛的追下來，和前面這條黑影相隔只有七八丈遠，這時離着海邊可也只是一箭多地，左志剛仍然在高聲喝喊，「若果然是江湖道上好朋友，你這麼對付姓左的可算栽了，姓左的在浮沙堡是有家有業，你既然敢到浮沙堡來，爲什麼不站住動手，你想把姓

左的引誘到那裏？你的打算完全錯了」，任憑他怎樣招呼，前面這人脚下只是不停，眼看着他已經到了海邊附近，前面那黑影一轉身，在他停身處四五丈外，有一片榆樹林，從那樹林中又飛縱出一人，也和逃下來的黑影聚在一處，左志剛和他相隔還有三四丈遠，也把脚步一收，要仔細辨認逃下來的這個人面貌時，忽然聽到對面竟自發詰道：「朋友！咱們這裏講個明白，豈不清靜，我只請問你黑風崗掌山頭的瓢把子可是尊駕？」這左志剛聽的一驚，他還想不到是對頭冤家，他認定了是關外辦案的捕快，自己先前的舊案未清，他們摸清了底細，竟要來下手，左志剛冷笑一聲道：「朋友你這話問得無理，你先不必問黑風崗是不是我掌管，我得先問你來到我浮沙堡究竟是何心意，我現在是以漁業爲生的安善良民，你這麼來到我這裏攪擾，你不說出一個頭來，只怕眼前就有你的苦子吃了。」說話間，雙陽杵手左志剛已然看清了引誘自己到海邊來的，是一個衣服襤褸形同乞丐的老者，從榆樹林又竄出來這個，却是一個年輕的姑娘，左志剛驀然醒悟，這正是連番在浮沙堡攪擾的那父女兩人，對面這人方要答話時，他身旁那個姑娘却自啞叱了聲：「姓左的！既然在江湖道上也算一條英雄，就應該敢作敢當，就讓你不肯承認，難道還叫你逃得出手去麼？」這姑娘說到這兒，向那老者招呼了聲：「義父沒有那麼些說的，動手吧！」他話聲未落，一伸手從背後撒出一口青銅劍來，左手劍訣，往胸前一圈，右手的劍往起一提，平端在胸前揉身而進，雙陽杵手左志剛此時可是赤手空拳，並未拿兵刃，見這位姑娘劍到，他往旁一縱身，竄出丈餘遠來，一聲狂笑道：「丫頭！你好生胆大！左二老走遍了關東三省，會過成名露臉的英雄，你竟敢這麼不說明理由亮劍動手，叫姓左的看來，你簡直是班門弄斧，姓左的已經洗手江湖道，不願意再造孽了，你若敢無故的逼迫，姓左的作下傷天害理事，那可是你逼迫的，姓左的不擔這個罪名了。」這姑娘正是霍貞蓮，此時雖則這左志剛他不親口

承認是黑風崗飄把子，但是那海燕子薛雲正是龍江的海盜一點不差，這分明是自己的仇家無疑了。決不願意再細問他，雖則左志剛業已避開，不肯還手，霍貞蓮二次騰身，進步提劍就扎，左志剛怒道：「丫頭，你連番無禮，怨不得左二爺手下無情，這次他却不肯再躲避，竟自空手進招，丐俠武振飛把左志剛誘到海邊，原想追問他是否黑風崗掌山頭的，此時見貞蓮業已動手，只有先把這人收拾下來再說，也一縱身撲過來，可是丐俠武振飛並沒肯撒鐵笛，自己也以拳術進擊，此時老北風汪大海，海燕子薛雲已經帶着人從淨沙堡後圍了過來，遠遠望見海邊上，已然動手，海燕子薛雲一邊招呼着手下弟兄，仍然是三面包圍勢撲了上來，自己却招呼着汪大海，一同飛縱過來，口中在高喊着：「左二哥，小弟的眼睛不空，沒看走吧！這化子女果然是江湖道上人，門戶不清，水陸不止，這可不能再叫他逃出手去」，海燕子薛雲這麼招呼，他弗肯就退下來，這薛雲他却是提着兵刃來的，一對分水蛾眉刺，一撲上來，就先奔霍貞蓮，他因為貞蓮這口劍招術上實有真傳，恐怕左志剛吃着虧，他這對蛾眉刺一提到，向貞蓮的背後猛刺過來，霍貞蓮只得撒劍還招，老北風汪大海臉上，手背上，被瓦片刺傷了幾處，怒氣填胸的趕到了，他也是倉猝間沒提兵刃，可是好容易追着敵人，那能再容忍下去，往起一縱身，已經撲上來向丐俠武振飛發招遞掌，左志剛和他鬪戰武振飛，手底下的那般弟兄們，現在已經聚集了四十餘名，裏面倒有二十多名，全是鋒利的魚叉，一個個吶喊着不要放走了賊人，武振飛和霍貞蓮聽到這種喊聲，越發憤怒，貞蓮把劍術上功夫盡量施展出來，他這七七四十九手伏魔劍，是玉清庵主一手傳授，劍術實與武林中別的門戶有精微獨到之處，所以才跟這久經大敵的江湖大盜海燕子薛雲打了個平手，兩下裏各自把一身所學盡量施展出來，海燕子薛雲從在關外掌領一般海盜，十幾年來真還沒遇到過這種對手，他原本沒把霍貞蓮看在眼中，趕到走了十餘招，這才

覺查出霍貞蓮劍上的功夫實有獨到處，他把這對分水蛾眉刺盡量施展開，兩下裏一搭上，就連拆了二十餘招，那丐俠武振飛今夜對付這兩個綠林中的名手，他施展開嵩陽大九手的功夫，這種拳招一發出來，一招一式全含着生剋變化，一來爲是制勝了敵人，二人也爲得引逗着左志剛逼迫他施展看家的本領，這三人像走馬燈相似，老北風汗大海他是鬧出萬兒來的，匪首一趟六合拳，施展的勁疾有力，左志剛是用的劈掛掌，這種真實功夫，拿到一處，封，攔，架，吞，吐，收放，此時這三人已經到了緊要關頭，眼看着就要分出勝敗來，忽然那般漁夫們吶喊起來，招呼着薛老師咱們浮沙堡裏起火了，海燕子薛雲被手下弟兄這一驚喊，稍一失神，左手的分水蛾眉刺，竟險些個被貞蓮的寶劍磕飛，此時他從眼角已然望到浮沙堡那邊火光冲天，並且火勢燃燒還不止是一處，這一來任憑你如何鎮靜，也有些不能安心動手了，立刻把掌中的蛾眉刺向霍貞蓮虛着，已經縱身竄出來，向霍貞蓮嚷道：「丫頭，如若不甘心，這浮沙堡是明擺在這兒，薛四爺得回去查看，暫叫你多活一天，你們父女既是安心找我們來的，隨時到浮沙堡我們決不會含糊了，這時左志剛也撒身縱出來，却厲聲招呼道：「朋友！你既然敢到浮沙堡找姓左的，不該用這種下流的手段，把我們誘到海邊暗遣黨羽燒我的家宅，姓左的跟你有何冤何仇，你要是好朋友給我趕緊講個明白」，這時武振飛却變掌往外一封，汗大海的雙臂向他胸前虛一點倒縱出來，一聲冷笑道：「姓左的我是關東三省的何如人，諒你此時也該明白了，朋友你到如今還不承認，曾在黑風崗開山立舵，姓武的却不再強人所難的追問你，我父女走遍了關東三省，直訪尋到關內才算找着朋友你的金身大駕，這浮沙堡就是分生死存亡之地，不過我老頭子在江湖道上也闖蕩了三十餘年，明打明鬥，犯不上用陰謀暗算，你在浮沙堡這點勢力，我早有耳聞，既敢找上門來，你我之事不分出個皂白來，姓武的決不會再放手，你浮沙堡何人放

火與我無干，我老頭子從來不乘人之危，現在任憑你去查明，姓武的三天內再來找我」，說罷，向義女霍貞蓮招呼了聲：「姑娘，姓左的既落在這兒，他也是江湖道上一條漢子，決不能作那狡兔之窟，逃避躲藏，我們走了」，丐俠武振飛立刻騰身而起，竄向海邊的一片松柏林中，霍貞蓮跟着義父也退了下來，雙陽杵手左志剛今夜因為所遇的人過於離奇，在急切間，思索不出他們的來頭，所以他也不願意當時就各走極端，立決生死，要和海燕子薛雲計議一下，更兼浮沙堡的火起可疑，雖是丐俠武振飛那麼當面叫着字號，自己終是不放心，所以也願意趕緊撤回莊中查看個明白，武振飛父女逃走並不追趕，集合手下所有的弟兄，往回下撲奔來浮沙堡內莊院中，靠廚房一帶，已經燒毀了四五間房子，更有漁戶門家中籬笆牆被人連點着了三處，雖則沒連累上房屋，分明已經是放火焚燒，沙堡內已經鬧得馬仰人翻，鷄鳴犬吠，可怪的這住戶人家被火燒的全是海燕子船幫的漁戶，這三處沒有一家平民百姓，這已經很顯然是故意和海燕子船幫的漁戶為難了，雙陽杵手左志剛回轉堡中，火已撲滅，這次鬧到這種情形，左志剛和海燕子薛雲在浮沙堡就算折了「萬兒」。平日間那麼耀武揚威，如今竟有人敢找到堡中來，這總算是栽了極大的跟頭，左志剛帶着薛雲汪大海向被燒的漁戶家中查看一番，回到莊院中已經是五更左右，天色漸漸的東方發曉，因為這是一個盛夏的時候，晝長夜短，左志剛遂向海燕子薛雲說道：「薛四弟這件事咱們可得細細商量一下，這個姓武的老兒他分明是尋仇報復而來，可是到現在我還不能判明究竟在什麼時候和此人為仇結怨，四弟你替我想一想，看他這種來路也是關東道中人，並且父女兩人素無一面之識，我在關外江湖道中倒是也得罪了不少道上人，不過我決想不起在什麼地方和這父女結怨成仇，我現在已經是洗手江湖，此人決不肯放手，分明有誓不兩立的情形，這倒真叫人難測了」。海燕子薛雲也微搖了搖頭道：「這種事實難說，

寄身江湖道的朋友，很容易結怨江湖，忽那天他們在莊院門前假作乞討，小弟我已看出這人的來路不對，可是我沒想到他是關東道上的朋友，先前我很疑心他是六扇門裏到這一帶訪查案件，我們兄弟在關東道上或者那一水買賣有了硬對頭不肯放手，明着不敢動我們，暗中買出人來這麼下手，現在他居然敢明找到浮沙堡，我們很可以不問他來路如何，總要把他打發掉，若不然這浮沙堡那還有你我弟兄立足之地」。雙陽沓手左志剛微搖了搖頭道：「我總想着根究出他們的來路底細，我從黑風崗立舵以來，在關東三省在綠林道的同道弟兄中，我沒走在過別人的後頭，至於我黑風崗散舵之後，我是苦在心中，無法述說了，可歎我在江湖道中闖蕩半生，竟爲一個後生晚輩所賣，爲人利用，作了一件對不住自己的事，就是那豐記牧場，我下手太毒，事後我雖然追悔，但是事情已然作錯，後悔不及，我對於江湖道上事已經灰心，這才洗手江湖，離開關東三省，可是那豐記牧場已被我收拾的乾乾淨淨，決無後患可言，現在難道是牧場中當時逃出手去的馬師夥計們，想報復當年舊仇，可是他牧場中絕沒有這麼兩個，這件事頗有些離奇難測了。」老北風汗大海一旁冷笑道：「左二哥這件事何必這麼費心思的猜測起來，吃江湖道這碗飯的，到處全能够結怨成仇，現在只有兵來將擋，水來土屯，他怎麼擺出來，咱們怎麼接出去，這件事，故意的找上門來，怨不得我們弟兄手黑心狠，這老兒放下狂言大話，三天內還要來浮沙堡和我們一決雌雄，我們只有早早預備一下子，只要他肯再來時，決不能再叫他逃出手去，生擒活捉，也能拷問出他真情實話來。」左志剛冷笑道：「汪老師不是我左志剛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風，此人來路實在是不善，手底下也實有驚人的本領，若果然是平庸之輩，今夜也不會就這麼容易叫他逃出手去，卽或是再和他會上，也未必準就能把他們收拾下來，我們一個接不住人家，定落個一敗塗地，我左志剛和薛四弟在這浮沙堡很費一番心血，才樹立下這點

根基，關東三省是不能回去了，此處若不能立足，那還有我們弟兄安身之地，所以眼前的事頗費思量，老北風汪大海狂笑一聲道：「左二哥不是小弟我敢在你面前放肆，左二哥你這幾年在浮沙堡實在是養成了廢人，把我們本來面目全忘了，我們在江湖道中那一天，也是把這條命握到掌心內，隨時全可以把這條命送掉，那又算的了什麼，雖然是螻蟻尚且貪生，可也得分情形，我們在江湖道中時，無論遇到什麼大風大浪，也沒有皺過眉頭，如今遇上這種敵手找到面前，最厲害不過也就是把這條命斷送在他手中，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我汪大海倒也有怕死惜命的時候，可是得分時分事，不能一概而論，事情擠到那兒，天塌下來，我也敢接他，左二哥你不必把這事放在心上，咱們接着他的好了。」海燕子薛雲一旁聽着十分生氣，這種混濁猛楞的人，無法和他說道理，可是目前的情形十分危險，海燕子薛雲是個極精明強幹的綠林道，他眼睛裏決不空，他認定這場禍事，這一發作起來，就不是容易收拾的，那好因爲汪大海這種不知輕重和他負氣，遂向左志剛道：「左二哥，我們眼前的事，倒是要仔細安排一下，也不見得我們弟兄就是怕死貪生之輩，不過也要量力而行，先要有自知之明，更得要辨查敵人的力量厚薄，本領高低，才好量力應付，今夜這父女二人，動手之間，已然看得清清楚楚，實不是平庸之輩，尤其是那個老乞丐，現在已判明他實是那名震關東三省的丐俠武振飛，我們平心而論，關東三省綠林同道會有何人能够對付得了他，何況他帶着那個姑娘更有那種武林正宗的劍術，這種能手找到我們頭上，我們若只憑一身武勇之力，不貪生不怕死，來對付他，那慶倘若不是人家敵手，真個的就束手就擒，低頭受戮麼？力不能敵，就該習取，我們現在在浮沙堡這個地方，尤其不比關東道上，明面上我們全是安善良民，我們海燕子船幫雖是力量不弱，可是我們只能在浮沙堡這一帶擺武揚威，也不能像在關東和在濱江那裏開山立舵，領率弟兄們那麼目無國法的

任意橫行，我們只好利用我們所有的這一點力量，誘他們離開浮沙堡，到海面上下手，收拾他父女兩人，比較着有些把握，現在我們所領率的這四十隻海燕子漁船，倒足可以應付一切，現在不是我薛雲當着汪老當家的面前放肆，手底下這般漁戶們，一個個經我訓練的，足可以抵擋一切，這老兒武振飛如若再來時，我們把他誘到海面上動手，四下埋伏着精通水性的船幫中弟兄，決不會叫他再逃出我們手去，就讓是把這兩人收拾了，所有船幫中弟兄全是我們親信，也不致露出風聲來，左二哥你看這麼辦怎麼樣？」雙陽沓手左志剛連聲道：「好！」可是老北風汪大海十分不快，因為這種辦法海燕子薛雲分明是輕視自己，他們自己放手去對付來人，決不再借着姓汪的力量，因為汪大海在水面上一點功夫沒有，離開陸地還不如一個平常船戶，他想這麼辦，這也太看不起姓汪的了。不過人家弟兄是切身是利害，自己來到浮沙堡不過是朋友情誼，不能給人作主張，就在浮沙堡內對付敵人，當時汪大海是一語不發，從前夜海面上月夜泛舟，就跟薛雲結下嫌隙，今日薛雲一劃計這種辦法來，他更是暗中和薛雲，存了過節兒，老北風汪大海要遇到機會報復，這也是雙陽沓手左志剛致則的原因，當時計議已定，海燕子薛雲竟自己去調集手下弟兄，暗中佈置，他這海燕子船幫能挑出來四十多名精通水性年青力壯的弟兄，其餘的也全是水面上好手，捕魚操舟各有嫻熟的手法，他把這四十隻海燕子漁船，分成了四隊，單挑出來的八隻雙桅大船，把這八隻船，每四隻並排在一處，這兩排船，船頭對船頭一合，在船面上就有數丈大的地方，足可以動手較量，單挑出十六隻船，全是手底下俐落，上面是六十多名弓箭手，把這些船散佈在四週，到了動手時，完全要包圍起來，單有八隻小型的快船，是三十多名能下水的弟兄，遠遠的把船放開，不跟大隊船幫在一處這八隻小型快船完全是提防着，只要把敵人打下水之後，四面堵却不能叫他再逃出掌握，這種計劃弄好了防備是十分週密，只要

丐俠武振飛再若來時，決不叫他逃出手去了，佈置妥當之後，雙陽杏手左志剛第一日晚間，跟海燕子薛雲，老北風汪大海全是嚴密的預備好了，可是等候一夜的功夫，決沒見絲毫動靜，在等二日才起過更，雙陽杏手左志剛他在浮沙堡已經立定了本宅，因為心緒不寧之下，自己獨坐在前廳，海燕子薛雲更因為事情弄到這種無法收拾的地步，也只有盡自己所有的力量，和這名震關東丐俠武振飛一決存亡榮辱，所以他早的率領着手下得力弟兄，把水旱兩路嚴密佈置，自己更加緊的巡查着，恐怕稍有疏漏的地方為被敵人侵入，他帶着親信弟兄，已經巡查完浮沙堡的全莊，海邊上所預備的船隻，燈火盡熄，可是號令一下，立刻就各把燈火掌出來，決不誤事，那老北風汪大海他心存着憤怒的情形，對於海燕子薛雲這名佈置，是不讚一辭，他在客廳中也是悶悶不樂，這座莊院中間轉下，暗中全須備着精明幹練的漁戶們把守，只要稍有動靜，立時就可發動起來，左志剛因為昨夜已經候了一夜，沒見丐俠武振飛到來，白天自己也是悶悶的調查查着，預備收拾敵人，分派手下黨羽，也是沒得歇息，到了二更之後，在前面客廳中輪在床上朦朧欲睡，可是還沒睡穩，忽然覺得靠木牀的東邊後山牆後窗那邊，一陣涼風吹進來，自己頃刻間，似乎記得莊丁們已把後窗關閉，此時狂起一抬身，往後窗那邊望了一眼，見那窗扉微微動着，似乎有人才關上的情形，詫異之下，竟不覺仔細看時，又沒有什麼動靜，自己遂下了地，聽了聽浮沙堡內房裏交了二更，心想丐俠武振飛這名名師許知難已退，發出左志剛在浮沙堡這名實力，不是容易對付的，他不肯再到來，也未可知，自己要走奔驕房門口，招呼莊丁叫他們看看海燕子薛雲是否在家中，無意中見靠窗前那張桌案，燈下邊竟多出一張紙箋，這是自己進驕房後，絕對沒有的，遂緊走到桌案前，只見這張字箋上墨跡淋漓，似乎寫了不久，左志剛他雖然沒念過多少書，字箋上寥寥幾個字，倒也還能辨認得出，只見上面寫着：

字諭，浮沙堡主，左志剛，三江口場主霍豐一筆舊賬，已到償還之期，殺人償命，欠債還債，惡貫滿盈，欲作困獸之鬥，如欲解冤釋怨，速請武林同道爲霍氏遺孤早打算，念汝隱匿浮沙堡之後，尙知殮跡，危機一髮之時，生死兩途，任爾自擇，本好生之德，略進忠告。

白山劍客

雙陽杏手左志剛看到這個字帖，如同冷水澆頭，自己知道三江口殺戮豐記牧場場主霍豐的事，已經發作起來，丐俠武猴飛所帶着的那個姑娘，分明就是當日逃出手去的那個女孩子，如今已經長大成人，更有丐俠武猴飛助他報仇，現在更有白山劍客留柬示意，分明是也要相助他，只怕我這浮沙堡不易保全下去，我左志剛也不能逃出他們的手下了，他拿着這張字箋反覆的看了兩三次，放入囊中，在客廳中來回走着。自己思索着應付之法，按着白山劍客留柬示意的情形，分明是叫我普請江湖同道，當衆自行領罪，求他們手底留情，或者就許饒了我這條性命。我若是抗拒下去，恐怕難逃他們的毒手了，自己想到當初對付豐記牧場手段雖是狠辣，可是自己完全是上了那壞事包吳勇，黑心韓虎兩人的大當，爲他們所賣，已然作出來無法挽回，自己才弄個黑風崗散夥，離開關東，但是事情究竟是自己一手辦的，憑一個闖江湖的漢子，先前還算是洗手綠林，對於同道中可以有推託的地方，現在若真個按着白山劍客的指示去辦，左志剛也太以丟人現眼，爲江湖道所不齒了，大丈夫作事斬鋼截鐵，刀放在脖項上焉能有反悔的地方，就該是真個的接不下來，落個血染浮沙堡，也得算着了，自己反覆思索，這場事是無法屈服，不過想到丐俠武猴飛掌中一支鐵笛，在關東三省早著威名，他在關東三省行道三十餘年，就沒聽說他受過什麼人的挫折，此人性情古怪，十分固執，他只要伸手管了這件事，非要辦個澈底不可，不弄到趁心如願，任憑多厲害的強敵他始終不肯罷手，此番霍豐的這場事，竟自落到他手中，既然在浮沙堡這裏露了面，不和我左志剛弄個水落石出

焉能罷手，我左志剛雖有一身武功本領，恐怕未必是這丐俠武振飛的敵手，現在給自己留字柬，警告我左志剛低頭認罪的又是關東道上成名的白山劍客彥白琦，此人行俠作義，行道江湖中，他可是專對付成名扎手的人物，據自己知道就有好幾個成鎮關東三省的綠林魁首，全折在了白山劍客的手中，他最成名的是以隻身單劍，掃蕩了雄據東邊，威鎮綠林道，過天星邊大壽，隻身單劍斬殺了二十多名綠林能手，從此綠林道聽到他名字全阻塞，此人也是輕易不到關內，我左志剛怎的這窮運敗時衰，我躲到這麼偏僻的地方，連這白山劍客也會找上門來，他所留的字柬分明帶着威脅之意，只要我不遵從他的命令，恐怕他也不敢放過我左志剛，有這樣硬對頭，對付我姓左的，這件事弄到收場，終歸要一敗塗地，當年自己下手對付霍豐場主，正因為他也是關東三省成名的人物，所以抱定了斬草除根之念，下手太毒，如今報仇的人找到自己，焉肯再留情，我不趕緊早作打算，我又何必躲到關內，忍了十幾年，大丈夫不能當機立斷，趕到禍之臨頭，再想挽回，可就遲了，反覆思索之下，自己認為不立刻的決定了去留，非毀在浮沙堡不可，可是想到自己來到浮沙堡，仗着在關東三省得了些不義之財，挑霍記牧場，把他的馬羣出賣之後，更得了一批巨款，來到浮沙堡之後安家立業，更得海燕子薛雲，投奔到自已這裏，成立了海燕子船幫，在渤海灣幹起漁業來，也是頗獲厚利，娶妻之後，更生了一個女兒，現在已經九歲，名叫燕姑，自己愛若掌珍，只是現在自己不趕緊離開浮沙堡，這條命就得送在敵人手內，並且我還得暗地脫身逃走，只要叫老北風汗大海，海燕子薛雲跟自己莊院中船幫弟兄們看出自己有逃走之意，就無法脫身，那麼嬌妻愛女可作如何處置，我左志剛退出關東三省，雖然是失去了綠林道英雄本色，可終算沒栽跟頭，以洗手綠林道為名，所以對於曾一般同道還說得起講得起，可是我左志剛苦是想把妻子帶走，如何走得脫，把他們留在這裏，姓左的也是在江湖上

闊多年的朋友，恩怨分明，我殺害姓霍的全家，把人家弄個一敗塗地，瓦解冰消，自己事情做不乾淨留了後患，如今找到頭上來，就讓我逃開了，我的妻女家小也要遭到人家的毒手，這是明顯着的報復，我左志剛還想往山東沿海一帶另闢萬兒，我嬌妻愛女死在別人手中，就讓我能够再恢復當年江湖道的威名，也叫綠林同道們留下話柄，這件事可難死我左志剛了，左志剛來回的在屋中來回了好幾週，終於是咬牙切齒一蹶脚，把地上的方磚全震裂，自言自語道：「我只有這麼辦弄個乾淨，如其落在人家手中，作刀頭之鬼，還不如我姓左的自己下手呢」，他把牆上的刀摘下來，用絨繩背在身後，鏗囊跨好，先往外面看了看，雖是莊院中各處全有人把手，好在自己所呆的客廳並沒有弟兄們，遂悄悄走出客廳，從旁邊角門轉奔內宅，雙陽杏手左志剛因爲在這裏已經住了多年，他這片莊院蓋得十分講究，進了後面一段綠油的屏門，這是他個人的住宅，一宅三合房，五間上房，六間廂房，這內宅，靠後面下牆東面邊牆，海燕子薛雲已經派有弟兄伏守，保護着提防或有意外，可是這內宅靜悄悄，除了兩個粗使的婆子，就是雙陽杏手左志剛的妻室梅氏，和女兒燕姑，粗使的婆子住在廂房，因爲連夜預備膳付敵人，一到晚間，禁止他們再隨意出入，可是上房中燈光未熄，左志剛所娶的這個妻室，也是離着浮沙堡六七里地燕子坡弄船捕魚爲業的漁家女，這梅氏頗有姿色，左志剛一半仗着富有資財，一半仗着勢力，把這梅氏娶爲妻室，年歲比他小着差不多一半，左志剛此時匆匆走到上梅氏嫁了他之後，雖則知道他出身是江湖道，但是一來是生米作成熟飯，只好認命，二來左志剛又一再聲明自己已經洗手，不只於不作綠林道的事，更不和舊日一般綠林道來往，所以他還妻室梅氏倒也安心和左志剛度這優裕的生活，不料現在忽然突遇這番是非，雖則左志剛不肯和他妻室細說，事情已經攤到眼前再也瞞不住，梅氏看到這兩日的情形，十分擔憂，只爲左志剛的性情暴躁，只有暗

中着急，不敢明着過問，左志剛咳嗽一聲走進屋中，梅氏正在守着愛女坐在那裏聽着前面的情形，見左志剛進來，趕緊站起，向左志剛道：「天色不早了，你也該歇息了吧，怎麼到內宅來，還把刀背在身上作什麼」，這一說話，把已然睡着的燕姑驚醒，他竟抬起頭來招呼了聲：「爹爹，你還不睡覺麼」，雙陽香手左志剛雖則是出身草野，失身綠林，闖蕩江湖的硬漢子，但是他這些年來有了家財，在浮沙堡，弄着這麼大隊的船幫，嬌妻愛女，也享到了天倫之樂，此時燕姑這一招呼着，不由心似刀扎，想到自己決意的辦法，不由的眉頭緊皺，幾乎落下淚來，強自忍着，柔聲說道：「燕兒，好好的睡吧，爹爹還有事呢」，跟着向妻室梅氏說道：「我左志剛十分對不起你母女了，事情逼到頭上，我左志剛雖是頂天立地的男兒漢，對於你們娘兩個也叫我束手無策，我現在有緊要事須要立時離開浮沙堡，你趕緊把櫃內那邊金珠細軟給我拿出來，把我替換的衣服找兩件」。梅氏聽了左志剛這個話，簡直摸不着頭腦，不明白他是何用意，只是看着左志剛面色鐵青，神色太以難看，反正不是好兆，梅氏遲遲疑疑的問道：「你的話是什麼意思」我聽不明白，你究竟到那裏去，幾時回來，你也得對我說明明白白，現在有人和你過不去，難道你竟懼怕來人，暫時躲避麼，你若是一走，把我母女交付何人」，左志剛此時暗自咬牙，低頭不語，可是聽到外面已交了二更三點，更恐怕海燕子薛雲巡查回來，只要他一回莊院，自己再想脫身就不容易了，猛然一抬頭，怒目相視的向梅氏道：「我盼望你對於我的事不要過問，我暫時離開浮沙堡，沒有多少耽擱，只要把事情辦完了，我一定立刻趕回來，你要放明白些，你我已經是十幾年的夫妻，有我姓左的命在，你母女還能活在世上，倘若我落在仇家的手內，你們母女不過是同歸於盡而已，不要誤我的事，趕緊給我收拾」。左志剛此時心慌意亂，那還矜持得住，一力的催促着梅氏給他取衣物細軟，梅氏戰戰兢兢的從櫃裏把所要的東西取出

來，左志剛自己草草的包好，也把他攆在背後，愛女燕姑他竟不肯睡了，因為他已經懂些事，竟自坐起來招呼道：「爹爹，你可別走，你走了我和媽害怕」，夢陽杳手左志剛，聽到了燕姑這麼招呼：「這個女孩子又是他最心愛的，他雖是失身盜匪，到了這種地方，也一樣的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第十章 畏敵圖逃狠心焚妻女

左志剛不由的聲首顫，伸手拉住燕姑，臉上作出苦笑道：「一孩子，不要害怕，咱們莊院中，有那麼些弟兄保護，我不在家，還有你薛四叔照顧你們，你怕什麼」，左志剛再不敢往底下說下去，自己咬着牙把手鬆開，扭頭看了看梅氏，左志剛却恨聲說道：「我左志剛要是在關東三省立得住腳，也不會來到關內，到浮沙堡安家立業，你就算是前世的孽緣，你好好看顧着燕姑罷」，左志剛說到這轉身往外走，只是往外走一步，心裏好像被刀扎一下，他的妻室梅氏，分明看出左志剛的情形不對，尤其他把那些金珠細軟帶走，更是知道眼前就有大禍臨頭，自己隨着他，走到堂屋中，左志剛已經出了堂屋的門，恐怕梅氏不叫自己走，更恐怕驚動了前面的人，低着聲音向他招呼道：「你把屋門關好，早早歇息，外面的事，自有薛四爺照顧，用不着你管，用不着害怕」，梅氏倒想想，既然留不住他，索性把屋門關緊，母女二人聽天由命而已，這時左志剛回頭望了望天空，滿天星斗，隱隱聽得浮沙堡內，弟兄巡更查步履之聲，自己不敢耽擱，從上房房邊，踏小門奔後面，一段狹窄的夾道，這裏有一排矮房，是廚房堆積柴草之處，夢陽杳手左志剛遂從柴草屋中抱了幾捆乾柴和晒乾了的樹枝，輕着脚步轉回正房院內，把柴草放置在上房的屋門口和兩邊的窗下，跟着第二次又去了一輪，又抱了幾捆乾柴，正走到夾道內，這條夾道和兩邊的大牆

接近，突然聽得大牆外，叮叮的在響了三聲僧人所用的引磬，這種聲音在浮沙堡是輕易聽不到，平時就沒有僧道到這裏來，他這浮沙堡是從他本身到了這裏，才立起了這個漁村，先前就沒有多少人家，所以決沒有廟宇僧道，左志剛脚下微一停，忽然聽得大牆外似乎僧人口中不住念着什麼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這種聲音屢續不斷的向後面轉去，左志剛非常驚異，但是自己在這種情勢下，也沒有心情再仔細思索，這僧人深更半夜作什麼，二次抱着乾柴來到正房院內，把柴草全放好，可是隱隱聽得東邊正房裏面，他妻室梅氏，還在低聲和愛女燕姑說話，左志剛想到眨眼間嬌妻愛女就要被燒得焦頭爛額，葬身火窟，我難道就這麼狠心辣手，親手殺戮妻女麼，遲疑着竟自不肯動手了，又怕驚動了屋中的妻女，腳底下不敢帶一點聲息，他抬頭看了看天，回身又望了望前面，這一遲疑着，突然聽得前面送過來一片弟兄們互相說笑的聲音，雙陽杳手左志剛心中一驚，因為知道仇家這兩天是必然前來，所以海燕子薛雲整夜的帶隊巡查各處，預備對付來人，自己也是在前面客廳中不時的巡查莊院，海燕子薛雲每次巡查回來，必和自己相見，我這遲疑不決，倘若薛四弟一找我，我就走不脫了，等到我左志剛落到仇家手內，嬌妻愛女終歸落個血染刀頭，到那時又該如何，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丈夫作事斬鋼截鐵，沒有什麼後悔，自己鼓起勇氣，伸手向囊中取千里火，可是左志剛這種闖蕩多年的綠林道，到了這時作這種親手焚燒嬌妻愛女的事，他的手也發顫了，自己不敢想愛女燕姑平時依戀自己的情形，手在顫抖着把火指子恍着，竟把門窗前三處的乾草完全點着，這時，聽得前面一班弟兄的說話聲音，越發的近了，知道他們換班的已經回東跨院，左志剛最後把火指子往門頭和兩邊格扇的紙窗上又點着了兩處，在痛心欲死之下，咬着牙轉身一縱竄上東廂房，這種已經乾透了的柴草容易燃燒，只這剎那間，正房的門窗完全被引着，火焰立刻往上撲，他已經竄到了廂房的屋脊後，

耳中已然聽到妻室梅氏和愛女燕姑的哭聲，更聽到愛女燕姑不住的連喊：「爹爹救我」，雙陽杵手左志剛再也不敢聽下去，自己認爲此時稍有人心，就該橫刀自刎，可是他終歸要自己逃得性命，將來這本賬再清算他，從東房後坡轉奔東北角的大牆，自己往大牆頭一聳身，飛縱上來時，因爲身形還沒落穩時，相隔不遠似乎有一條黑影恍了一下，隱約的似乎有人說聲：「居心何忍」四字，但是雙陽杵手左志剛此時神智已亂，神智不清，其實他離着後面正房已遠，妻女呼救之聲不會聽見，可是他耳中依然是一片愛女招呼爹爹之聲，自己幾乎想要用兩手把耳堵上，所以眼前所看到可疑的情形，以及無故的暗中發話，他全看不清楚，知道火勢一起，前面人必然全趕到了，沒有自己再遲疑留戀之留地，左志剛再顧不得查看別的，飄身而下，從自己的莊院後，直奔浮沙堡後，回頭略一張望之下，只見自己住宅屋頂一帶濃烟湧起，已經見到火亮了，他從後面海燕子船幫弟兄住房前轉過來，只要越過三四排住房，就出了浮沙堡，自己往住宅查看略一停頓，再騰身往前縱，耳中聽得竟自有一個粗暴的聲音招呼道：「那邊可是堡主麼，你往那裏去」，左志剛怕的被船幫弟兄看見，終於落在他們眼中，好在這一帶還黑暗，左志剛聽得發話的聲音，是從身旁丈餘外一處漁戶的住家門前所發，自己身形一轉故意背過身來，趕緊騰身縱躍，飛奔浮沙堡後，往海邊看了看，黑沉沉只現着兩盞紅燈，那是海燕子船幫駐紮之處，已均全佈置好了，自己看到船幫的紅燈，不禁十分悲嘆，可惜好些年的經營，到如今落個一敗塗地，遂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沿着海邊直奔西南，他是避開浮沙堡，鎮甸的附近正是一片野地，這一帶尚有沒收成下來的莊稼地，也是浮沙堡內居民耕種的，因爲沿着海邊土地非常肥沃，這裏每年也可以收成很多的食糧，所以雙陽杵手左志剛佔據了這種地方，若是能常久呆下去，真可以說是萬年不愁的基業，顧着一片莊稼地往前疾走着，忽然離開前一兩丈外有人

喝叱聲：「朋友事情全擺在這兒，你想抖手一走，浮沙堡這場事交給誰？」雙陽沓手左志剛停身止步，喝叱了聲：「發話的是什麼人？難道敢阻我去路麼？」他話聲未落，只聽得一聲冷笑道：「朋友這條路你算走不得了，趁早回去等候打這場官司」，左志剛此時辨別出話聲，就發自道旁莊稼地內，他腳下一用力，騰身縱起，飛撲了過去，他仗着手底下有精純的造就，只憑掌力就足以制敵，猛往高粱地這邊一撲，裏面刷啦一響，一條黑影如一縷輕煙拔起有兩三丈高，從道左直越過這條兩三丈寬的橫道，右邊的一片高粱地，嘩啦的響了一聲，左志剛這一下撲空，並且到了這種勢敗途窮之下，他是用足了十二分力量撲過來的，這一撲空，自己的身軀反往前撞出三四步，趕忙腳下一用力，這才拿樁站穩，從高粱地內撤身翻回來，向對面查看時，恍惚的只見對面的高粱梢，微微的晃動了幾下，決不像裏面有人穿行，左志剛立刻厲聲喝叱道：「朋友既想阻左二爺的去路，就該現身動手，這麼躲躲藏藏，你算得那道上朋友」，雙陽沓手左志剛話沒落聲，對面高粱地內，突然有人發着冷笑說道：「姓左的，你想逃出浮沙堡，那是妄想，你接招吧」，跟着高粱地嘩啦的一響，一片高粱梢往左右一分，雙陽沓手左志剛認爲此人一定是撲出來動手，自己雙掌在胸前交錯，身形一矮，預備迎擊，可是人沒出來，突然一件暗器迎面打到，左志剛趕忙往下一俯身，這件暗器竟從頭頂上飛過去落在身後，噹一聲，砸在高粱地內，一聽這種聲音就知道不是正式的暗器，竟是一塊極大的土塊，跟着對面高粱梢連響之下，這人竟向莊稼地內逃去，雙陽沓手左志剛此時是無心在此留戀，更聽得浮沙堡內，胡哨連鳴，自己住宅那裏着起來的火，一陣明，一陣暗，分明是漁戶們已經集台前去撲救，只要海燕子船幫的漁戶們一發覺自己火焚妻女，這浮沙堡附近只有兩條道路，一條奔西南，一條奔東北，自己才出浮沙堡沒逃幾多遠來，暗中已經有人來暗算，形跡既落在敵人的眼內，他焉肯善罷

干休，自己恐怕未必走得開，就要被弟兄們追上，那時還有何面目活在人間，所以對於對面的敵人戲弄之下，左志剛分明看清了他逃走的方向，可是決不敢再追趕了，趕緊的一矮身，順着這條土道，如飛向前疾馳，可是往前走沒有一箭地來，在一個雙岔路口，左志剛是直奔西南，這裏有一條橫道，是可以轉奔海邊，左志剛身軀才到交岔的地方，突然從右邊橫道上，一條黑影掠着面前飛縱過去，自己目力不算不足，這條黑影離着自己面前相隔不到一二尺，竟沒看出來人一點形狀來，若不是身上有真功夫，勢子收的緊，幾乎和他撞上，這條黑影過去之後，靠左邊一片莊稼地內，響連響兩聲之後，立刻聲息寂然，左志剛探手囊中，悄悄的登出一支瓦面透風鏢，扣在了掌中，可是身形不停，腳下一點騰身而起，越過了這條橫道，左志剛此時加着十二分小心，豎防暗算，自己計算着只要離開浮沙堡三四里的道路，足可以脫身逃走，因為再往前走有一片山道，到處可以隱蔽形跡，那知越過這條橫道，脚下才一找地，突然在迎面四五丈外，黑影中，竟自有人一聲輕笑，向這邊噶叱着道：「英雄一世，也有這種行爲，你簡直是鼠竊狗偷之流而已，還不卽早給我回去，打」這個打字脫口之下，迎面又是一大塊土塊，地近海邊泥土全是潮溼的，這泥塊迎面打過來，力量還是非常勁疾，不過左志剛決不會被這土塊打傷，往左一恍身，身軀微往下一矮之下，一抖手把掌中的瓦面透風鏢，向對面打去，雙陽沓手左志剛在這時就叫情急，不再守江湖道的規矩，他絲毫沒出聲，鏢已打出，認爲對面這人決難躲閃，那知自己鏢發出去，對面竟自又噶了個打字，跟他這一鏢幾乎是同時發動，這次却是一團泥沙向他頭面上打過來，因爲相隔太遠，打到他頭面上時，已經全散開，雙陽沓手左志剛，恐怕迷了兩眼，趕緊往後倒着一縱身，退出六七尺來，可是自己的瓦面透風鏢打出之後，竟沒有一點聲息，就是被來人擊中，也應落在地上，雙陽沓手左志剛，此時只有前進不能後退，趕

到身形站穩，再向對面看時，阻擋道路那人，已經形跡渺然，左志剛此時，是又憤怒又羞愧，想當年在關東三省也是闖出萬兒來的朋友，雖據黑風崗，在綠林道中也算稱雄一時，只爲自己過於眼空四海，目中無人，更誤聽了壞事包吳勇的慫恿，對三江口豐記牧場下絕情施毒手，造下一番惡因，禍已闖出來，後悔已晚，知道是未了之局，定有人不甘心報復，後來更因聞得果然有人爲場主霍豐報仇雪恨，非把自己置之死地不可，這才把黑風崗弟兄散夥，逃奔關裏，在浮沙堡這麼偏僻的地方正式洗手，不再作綠林道的生涯，那知道，這種冤仇那能解，十幾年之後，居然找上門來，對付自己的人更是極扎手的人物，到現在落個家破人亡，浮沙堡不能立足，因爲栽不起這種跟頭，更不願意就這麼送命在對頭手內，這才安心打算逃出浮沙堡，還奔山東，可是現在還沒脫身走開，就有阻擋的人，現在已經知道的就有三個扎手的人對付自己，說不定對頭人就許應請關東三省武林同道，暗入浮沙堡，合力對付自己，我左志剛不揜着死命掙扎一下，恐怕不易逃出敵人之手，在對面的人業已矢矚之下，他把背後的刀拿下來，只要再發覺有人阻擋道路，只有一拚生死別無他策，雙陽沓手左志剛，向左右仔細查看之下，雖然是黑沉沉的莊稼地看不出多遠去，因爲在黑暗的野地裏，走的工夫已大，十幾丈內，還可以辨出一切，左志剛提着刀，身形往下一塌，緊貼着莊稼地的左邊，如飛往前疾馳，約摸走出有兩三箭地，離開浮沙堡已經有一里多地遠，這片高粱地堪堪的要走盡了，再往前走，就是和海邊相背的道路，直奔碣石山的山邊，左志剛脚下越發加緊，認爲只要把這段道路再逃出去，自己就可以暫時脫出是非場，眼看着出這條土道的路口只有十幾丈遠，突然從路口那裏轉進一人，相隔稍遠，辨不清面貌，不過看來人走路的情形，不像是夜行人，雙陽沓手左志剛此時，因爲屢次有敵人攔路阻擋，他到決不敢往莊稼地內閃避，自己這種情形，一衣短裝，手提着兵刃，

太叫人扎眼，好在在深夜曠野之間，就是遇見行人，諒他也不敢向自己攔截查問，可是左志剛把腳底下放慢，迎着這人走過來，相離漸近，竟看出來人是一個僧人，雙陽杵手左志剛此時倒放了心，一個出家人，他決不會多管閑事，自己仍然是提刀往前走着，兩下相隔還有丈餘遠，左志剛竟看出趕情是一個女尼，在斜月疎星之下，看到這女尼面貌頗爲清秀，年紀不大，也就在三旬左右，身穿着灰布僧袍，腰繫絲絲，項上掛着一串佛珠，左肋旁掛着一個香袋，右手中執着一柄拂塵，左志剛本不願多事，自己身形往旁偏了偏，爲是和這尼僧趕緊錯開，各走各的路，不料這個尼僧腳下一停，竟自合十施禮，向雙陽杵手左志剛道：「施主，貧僧求你多慈悲，指引迷途，我是一個朝山拜頂的僧人，從東亭縣多趕了些路，竟自走迷了道路，直走到海邊，茫茫一片大海，又沒有一條船，翻回來走回頭路，更找不到人家，在這曠野荒郊轉了好久，更聽人說這碣石山野狼非常厲害，貧僧一個出家的女弟子，在這種曠野荒郊中走頭無路，還算是佛祖慈悲，竟會遇到了施主，求你指示我一條明路，我投奔那裏可以安心」，雙陽杵手左志剛此時那有工夫答理這種行人，左志剛腳下決不肯停留，一邊走着，一邊說道：「這一帶那裏有你這種女尼住宿之所，前面浮沙堡雖有船幫漁戶的住家，可是從來和佛門中無緣，並沒有廟宇，我看你只有盡一夜之力，過了浮沙堡，往東出去十五六里奔韓家集，那裏倒有一座山廟可以安身」，左志剛說着話，已經走出六七步去，這個女尼竟自轉身向左志剛的背影招呼道：「施主，你怎麼絲毫沒有慈悲之心，貧僧向你問路，你連一時不肯停留，竟這麼隨便的指示我不容易找到安身之地，你於心何忍，施主你雖是這樣對待貧僧，我這佛門弟子，可和你一樣，你還不趕緊回頭，你再往前走，恐怕就要死無葬身之地了」，左志剛十分惱怒的，微一斜身，回頭喝叱道：「一個出家的女尼胡說出什麼，你怎見得我就會死無葬身之地，有誰敢來動左二爺

的毫髮，不看在你是個出家人，我一定要對你不过了」，這個女尼竟自說道：「施主，你不要這麼不識好人，碣石山一帶，所有的青狼，爲患一方，你這時單身走向那條路，那會不飽了食狼的饞吻，我叫你走回頭路，正是佛門弟子慈悲之心，你這人怎的竟這樣兇狂無禮」，左志剛一聲冷笑，把手中的刀，往起一揚，向這女尼說道：「尼僧，你看看左二爺手中提的是什麼，漫說是碣石山的青狼，就是泰山猛虎，也要懼這口刀三分」，那女尼也一笑說道：「忠言逆耳，你不聽貧僧的話，後悔已晚，你看，前面是什麼」，左志剛回頭往前面路口看時，只見一條黑影往路上當中一落，向這邊點手道：「姓左的，已然明白告訴你此路不通，你是非走這條路不可，還不給我回去」，左志剛一看路口已被人堵住，並且女尼說話頗有些離奇，再回頭查看那女尼時，身形已不知隱向何處，這一回頭查看女尼，再翻過身來往路口那裏看時，現身發話的人又已失蹤，左志剛到此時知道，脫身恐怕不容易了，牙關緊咬一壓刀，縱身往路口竄去，這次却比方才兩次攔劫得厲害了，從兩邊高梁地內，連續發出塊大石塊向他襲擊，左志剛雖則仗着掌中刀，把暗中襲擊他的土塊石塊全行磕飛，可是自己休想闖出這條路口，在憤怒十分之下，竟向道把邊的高梁地內猛撲過去，人和刀是一塊下，他身形一落下去，已經測度好了敵人隱身之處，可是這一刀砍下去，只把高梁裸子砍倒了一大片，一條黑影帶着笑聲，從他頭頂上飛躍過去，竟又落到對面的莊稼地內，可是自己身形還沒轉過來，嗖嗖的一連就是兩三塊石塊打過來，左志剛幾乎爲石塊所傷，左耳邊已被石塊稜角擦破，左志剛再往前撲擊時，攔擊自己的竟又隱去，雙陽杵手左志剛一看這種情形，恐怕要想逃走出路口是妄想了，但是想到自己莊院的慘事，真要再回浮沙堡有何面目見人，並且自己也再難活下去，回去後也得橫劍自刎，驀然靈機一動，自己何必因制非從這條路口闖出去，何不以進爲退，我明着是回浮沙堡，暗中却從浮沙堡前

過去，繞着堡南也可以奔西南碣石山角，雙陽沓手左志剛遂向着前面的高梁地內怒叱道：「鼠輩不用這麼藐視你左二太爺，難道你左二太爺真個怕你們不成，我到浮沙堡內給你點顏色看，也教你嘗嘗洗手十餘年來的左志剛手底下的本領如何？」左志剛說了這個話，再也不敢停留，一翻身竟自向東路上撲去，雙陽沓手左志剛一面往來路縱躍疾馳，一面留神着身後出來一箭多地，背後聲息寂然，自己方才得計，忽然抬頭望到浮沙堡一帶燈籠火把之光不住的在野地晃動，微一遲疑之間，驟見一條黑影由迎面如飛，向自己這邊疾馳過來，雙陽沓手左志剛心中一動，自己脚下一用力，斜往北邊莊稼地邊上一縱身，想要閃避開來人，可是這人身形十分快，已然進到了左志剛相隔不到丈餘遠，突然聽這人發話道：「堡主你那裏去？怎的連家全不要了？叫小弟好不明白」，左志剛一聽發話的聲音又羞愧，又急又怒，萬也想不到會被海燕子薛雲追來，只好停身站住，海燕子薛雲如何會來的這般巧，他怎又知道左志剛準逃奔這條路。

原來雙陽沓手左志剛安心圖逃，內宅火勢一起之下，住宅外面就有守夜的弟兄，因為左志剛性情暴躁，管束手下弟兄十分嚴厲，這內宅從來不准弟兄們多走一步，趕到弟兄們發覺時，上房門窗已經全燃着，守衛後院外的弟兄趕緊響口哨高聲喊，招呼前面的人，趕緊來救火救火，海燕子薛雲，正是查夜回來，他是每隔一更天，必要出走一次，他到了客廳中，不見左志剛在內，認為他到內宅去了，海燕子薛雲，也毫沒注意，從客廳中出來，正站在台階上，耳中聽着四下的情形，整個的浮沙堡除了巡更梆鑼，不見一點別的動靜，這時忽然聽到後面的喊聲，有一名弟兄飛跑出來，海燕子薛雲也正從客廳旁往後轉，險然和這名報警的弟兄撞個滿懷，海燕子薛雲，往後一回身厲聲喝問：「什麼事這麼驚惶無禮」，這名弟兄自報告道：「薛四爺你趕緊召集人，你抬頭看，上房火起，大約堡主也在後面了」，海燕子薛雲也是大驚失色，

立刻響起口哨來，本莊院中就有四十名弟兄，此時雖有一隊出去查夜，尙有二十多年輕力壯的漁戶，立刻全飛撲後院，海燕子薛雲恐怕是有敵人前來放火，他頭一個騰身縱躍，先撲到正房的院內，才一進後面的屏門，耳中已經聽到嘩啦的一聲暴響，正房偏東間的兩扇窗戶全掉下來，落在窗外地上，隱約的似乎看到一條灰影一恍之間：已經隱入東北角的夾道，海燕子薛雲口中還在招呼着：「左二哥，你在那裏，嫂嫂燕姑你們出來了麼」，他這麼喊，竟沒有答聲的，這種房屋很是容易燃燒，因爲前簷一帶全是門窗格扇，此時，火已撲上屋簷了，所有趕來救應的弟兄們，扭着水撲救，海燕子薛雲因爲東間那裏窗戶已經塌下來，他不顧一切的闖到近前，不住的呼喊着：「嫂嫂，燕姑，你們在那裏，可是決不見梅氏答聲，更看不到左志剛，因爲他一身本領決不會堵在屋中逃不出來，海燕子薛雲遂從弟兄手中拾過一桶水來，猛往破窗口內潑去，海燕子薛雲一縱身，竟自竄進裏面，這時裏邊隔斷板墻子，頂棚，全已經燃着，更是滿屋子濃煙，薛雲趕緊矮下身去連招呼兩聲，看到了左志剛妻女歇息的所在決不見他母女二人，薛雲再想從裏間往堂屋闖，可闖不出去了，眼看着這一段板墻子就要倒塌，並且這院子濃煙也叫你喘不出氣來，薛雲趕緊的縱身出來，救火的弟兄把迎面的風門格扇全搗毀，竟有兩名勇敢的弟兄，也從門口窗口闖進去，救裏邊的人，但是濃烟烈火之下，只於是略一查看招呼之下，趕緊退出來，跟着轟隆一聲，裏面的板墻子全燒得倒下來，海燕子薛雲急得直躁腳，這浮沙堡內，所有沒被召集的弟兄和老少的漁戶們，全趕來救火，仗着這一帶的水容易，工夫不大，竟把火撲滅，一般弟兄們已經點起燈籠火把，重行踏着未燒完的烟火，把這正房查看了一下，似乎沒有梅氏母女的踪跡，當時可是不敢斷定這母女二人能逃出來，因爲不過是大致查看，非得等天亮把裏面清除完了，才可以水落石出判明梅氏母女的生死，就在這時突然有一名住在莊院後的漁戶趕

來向海燕子薛雲報告道：「方才他分明看到堡主左二爺背着兵刃包裹從住宅後面直奔浮沙堡後，如飛而去，我高聲招呼，堡主竟不肯答應，看情形似乎不願意見人」，這時老北風汪大海也在一旁，向海燕子薛雲道：「莫非這把火是我們對頭所放，左二爺已經追趕敵人去了麼」，海燕子薛雲微把頭搖了搖，沉吟不語，略一思索之下，抬頭向老北風汪大海說道：「汪老師，這把火着的情形可疑，左二爺走的另有緣由，反正今夜是不能沒事了，海面上已然調集好，海燕子船幫大隊船隻和所有的弟兄們，全在那裏等候，我想請汪老師到船幫那裏坐鎮，我還有一點事，並且浮沙堡這場事，完全得左二爺親自料理，我得把他找回來，咱們海灘那裏見面吧」，老北風汪大海道：「莊院這裏難道就不留人守護麼」，海燕子薛雲冷笑聲，向老北風汪大海道：「左二爺分明已經離開莊院，左二嫂和小姪女落個活不見人，死不見尸。只留七八名弟兄看守着，不要燒乾淨了就是了，還用守衛什麼」，老北風汪大海聽海燕子薛雲這個話，分明是話中有原因，自己不便再多問，遂點點頭答道：「好吧，咱們分頭去作，各幹各的」。老北風汪大海帶着幾名弟兄直奔海灘，他去坐鎮海燕子船幫，那裏是按他們預定的計劃已經佈置好了，預備對付丐俠武振飛，老北風汪大海走後，海燕子薛雲又向報告左志剛踪跡的弟兄問了問左堡主所走的方向，海燕子薛雲可是十分聰明的主兒，他查看着眼前的形勢，這把火若認定了是敵人放的，實在不敢確信，因為丐俠武振飛，名震關東三省，他雖然隱身乞丐，行道江湖，他所對付的，全是綠林中的能手，從來不肯和他本領太差的人作對手，左志剛和這種人結仇經過，自己雖則屢次的向左志剛問，他始終不肯明說，可是憑這種人物，他決不肯下手對付左志剛的妻女，尤其是左志剛離開莊院，他爲什麼背上揹起包裹來，現在是合力對付他的仇家，他分明是有離開浮沙堡之意，說不定就許是他自己故意的這麼去作，把嬌妻愛女帶着逃出浮沙堡，強敵已然

到了面前，你一個闖江湖的朋友，就這麼抖手一走，把一切亂魚頭的事，完全扔在我薛雲身上，左志剛，你可太够朋友了，你枉在關東三省稱雄道霸，這場事你可太栽跟頭了，我海燕子薛雲，離開龍江，可並不是被人逼迫走頭無路，來投奔你姓左的，我薛雲只爲眼光看得遠，知道黑魚套已經將近失敗之時，我不疾流勇退即早抽身，就要落個灰頭土臉，來到浮沙堡，我海燕子薛雲拿出本領來，創立海燕子船幫，把這一帶的漁業，完全收入掌握，把你左志剛抬得高高的，叫你依然作首領，像姓薛的這種朋友，也算對得起你了，你自身有未了之事，冤家對頭找上門來，你不作英雄好漢的事，拚到底，接到底，到了危急時，竟自己不顧已往的威名，和浮沙堡海燕子船幫的臉面，你怕死貪生，畏刀避劍，帶着嬌妻愛女遠走高飛，叫姓薛的來捨命替你担当這場事，海燕子薛雲也是走江湖的朋友，不是傻小子，你這麼不够朋友，姓薛的不會叫你趁心如願，我定然叫你落個灰頭土臉，我海燕子薛雲若沒本領把你找回來，就枉在關東三省闖了，海燕子薛雲，他已經想到從浮沙堡這裏只有兩條道路好走，順着海邊往東北，那是奔關裏關外的道路，我想姓左的他決不會再回關外，他定然是順着渤海灣往西南走，我非把你追回來不可，海燕子薛雲算計好了，雙陽沓手左志剛一定是從浮沙堡西南逃出去，薛雲遂把莊院中略微佈置一下，帶着一隊弟兄，離開這座莊院，從浮沙堡後出來，他派了幾名弟兄，分頭的從幾條小道一直够奔西南，他自己却帶着幾名弟兄，從這條大道上追趕下來，海燕子薛雲算計的雖然是不差，那雙陽沓手左志剛若不是有人暗中阻擋他，就攔的時很大，任憑海燕子薛雲如何會算計，左志剛早已走開，丐俠武振飛，父女二人已經晝夜的守着他，何況現在又有風塵異人出頭相助，他那會走得脫逃得開，海燕子薛雲也因為就攔的時刻很大，他叫手下所帶的弟兄隨後趕，他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順着這一帶莊家地，如飛疾馳下來，他可是時時留着心，因爲雙陽沓手

左志剛是安心拋棄大家不管，這一帶近海灘之地，到處是莊家地，隱蔽身形的地方太多，自己的蹤跡早被他發現，恐怕把他驚走了，所以一路上海燕子薛雲時時隱蔽着身軀，一面往前如飛追趕，一面查看着附近一帶的情勢，也是左志剛作惡太多，報應臨頭，他竟自想起來，用欲進先退之法，反往浮沙堡的來路上退下來，竟自和海燕子薛雲走了個碰頭，海燕子薛雲趕到看清了是他，並且看出他有躲藏閃避之意，這一來海燕子薛雲越發不滿意他，只不過現身的只是他一人，並沒帶着他那嬌妻愛女，海燕子薛雲在龍江一帶就是以輕身術成名，趕到看到了雙陽沓手左志剛要往莊家地內躲避時，海燕子薛雲竟施展三抄水的輕身術，這種身形真是輕快，嗖嗖的一連三個縱身，已經飛撲過來，雙陽沓手左志剛再無法隱身閃避，海燕子薛雲帶着十分不憤，向前和雙陽沓手左志剛答話。海燕子薛雲已到近前，雙陽沓手左志剛不由恨聲說道：「四弟，愚兄我到現在任什麼話不能講了，算我姓左的對不住弟兄們，這浮沙堡我落了一敗塗地，這裏愚兄我實在無法立足，好在冤有頭，債有主，四弟你不過是被我一人連累，事情是與你無關，他們來的也就是找我一人，只要我離開浮沙堡，他們決不會對四弟你不放手，我有自知之明，以我一人和來人拚鬥下去，還不準怎麼樣，不過浮沙堡這裏有這般弟兄們，全是在這裏土生土長，不能移動，倘若各走極端，最後恐怕落個同歸於盡，我何必害得大家全不能活下去，我自忖力量未必接的下來，倒不如我早早的走開，還可以保全了浮沙堡一般漁夫，四弟你海燕子船幫雖然把「萬兒」折了，也還易於恢復，四弟咱們就分手吧！」海燕子薛雲帶着十分憤怒的說道：「左二哥你這種辦法，小弟我認爲太以不當，我們雖然是在關外綠林道中混了多少年，可是我們入關之後，在浮沙堡這裏算是安善良民，沒作過犯法的事，你的仇人找到門上，我們弟兄用全份的力量對付他，二哥你怎麼就看到不是人家對手？你早早的撒身一走，小弟我沒有什麼說

的，叫手下這般漁戶們，豈不笑罵？二哥你這種打算太差，還有你的家小交付給誰？二哥你連一句話沒有，把這一片事全扔給了小弟，實在叫我不明白二哥你的心意，究竟那老花子父女與你有什麼深仇大怨？他非把你毀個一敗塗地不可，二哥你始終未曾說明這種情形，尤其叫小弟找灰心，認為跟二哥你的交情不够，還是不能共患難的弟兄，咱們這些年的交情，終歸就這麼放手了麼？」左志剛恨聲說道：「四弟任憑你怎樣責難，我無法辯別了，到現在不妨說與四弟，我這仇家實在是勢不兩立的人，我已經推測明白，那老花子的確確是名震東邊的丐俠武振飛，跟隨他的那個姑娘，並不是他親生兒女，乃是當年關東道上很闖出「萬兒」來的以經營牧場起家的豐記牧場主霍豐之女」，海燕子薛雲驚呼道：「可就是那吉林七虎山前豐記牧場霍場主之女，那麼當年那牧場遭禍那件事，可就是左二哥你一手辦的了。」左志剛很帶着慚愧的說道：「這也是我一生所作的一件大錯事，我左志剛一身的事，以一身當之，可是我留在這裏，誰肯袖手旁觀，我看透了非把這浮沙堡弄個一敗塗地不可，我才決定了審可現在對不起弟兄們，我也不忍眼前看大家爲我一人落個同歸於盡，四弟你看咱們莊院內火勢未熄，那就是我左志剛決心離開這裏的證據，我把妻女全親手除掉，我從此逃奔山東沿海之地，單人獨騎在綠林道中再闖「萬兒」，等待我這個仇家找到我面前時，有我一人和他清算這本舊債，這就是真情實意，四弟你我這些年來，總算是交情非比尋常，你還是怨過愚兄，任憑我離開浮沙堡吧！咱們弟兄有緣自能相會」。海燕子薛雲聽到鬱陽杳手左志剛所說也自驚心，情知眼前事對頭人不會善罷干休，左志剛不走，這浮沙堡決不會再容他立足了，當年豐記牧場的事，已經傳遍了關東三省，全認爲下手的人太以陰毒，自己在那時對於左志剛忽然洗手不幹，還疑心他有同道中的仇家，或是地面上有不能交代的重案，他不能立足，一意逃奔關內，趁勢洗手綠林，落個完整，想不到豐

記牧場的事，竟是他一手辦的，遂驚了一聲道：「左二哥，你既然這麼打算，我薛雲既和你是好朋友，我但願你能脫過這場事非，你盡管請吧，這裏有天大的禍事，由我薛雲一人担承」，雙陽脊手左志剛見薛雲說這個話，一半是顧念着弟兄們過去的交情，一半可含着負氣之意，雙陽脊手左志剛却一伸手把薛雲的腕子抓住道：「四弟你可要知道左志剛不是怕死貪生，畏刀避劍之輩，只爲我從二十歲入江湖作了綠林道，我是寧作刀頭鬼，不作貪生怕死人。二哥在關東道上過去的情形，四弟你還信得及我吧？這次我離開浮沙堡，我想四弟你決不會疑心我把一場禍事推在好朋友身上，自己抖手一走，四弟你看我們雖作了綠林道，也一樣的懂得人情天理，你看浮沙堡這場火，我妻女全葬身火窟中，我這麼狠毒的去作，就是我在這裏落在人家手內太不甘心，現在我們弟兄什麼話不用講了，那老化和和那個姑娘，他們若是還講江湖道的譜兒，決不肯和四弟你不了不休，因爲跟你無怨無仇，只有我姓左的一走，才不致於連累別人，真要是會放在四弟你身上，我左志剛枉活了這麼大年歲了，我還算得什麼江湖朋友，四弟咱們再會了。」

第十一章 鐵笛利劍海上戰三凶

左志剛是安心離開浮沙堡，任憑海燕子薛雲怎樣責難，決無回頭之意，可是他才把身形飛縱起，往前只出來三四丈遠，左邊的高梁地內突然有人一聲冷笑道：「姓左的算盤打的不錯，只可惜天不從人願，你想往那兒走？」跟着從高糧地內竄出一人把去路阻住，左志剛，往旁一閃身竟縱開，眼中看到的正是冤家對頭自己所怕的那丐俠武振飛，左志剛到此時真急得眼中冒出火來，再不能露絲毫逃走之意了，口中喝聲：「你來得好，左二爺正要找你。」說話間左志剛就要動手，薛雲身形住前一橫道：「姓武的，兩家事終

要解決，姓武的可敢到我船幫上去講？」丐俠哈哈一笑道：「薛朋友，老化子早有此心，正願瞻仰瞻仰。」說到這向左邊莊稼地內招呼道：「貞兒快出來，隨我見識見識，浮沙堡所領率的海燕子船幫，多見些世面不好麼？」裏面答應了聲，的一響，正是霍貞蓮從裏面縱出來，左志剛知道對頭人到了，更不答話，頭一個向前引路，這時浮沙堡內火光已然熄下去，從堡裏又出來一大隊壯丁，全拿着燈籠火把，也是撲奔海邊，海燕子薛雲這時却響起胡哨，那邊立刻接了聲，有兩個少年如飛的跑過來，看到了堡主和船幫首領全在這裏，後面還跟隨着一老一少，海燕子薛雲立刻把一個少年叫到身旁，附耳低聲囑咐了幾句，那少年如飛的趕回去，只見他們立刻把這一隊壯丁整齊了行列，分作兩排，舉着燈籠火把站在奔海邊的大道上，丐俠武振飛帶着霍貞蓮隨他們往當中走來，這般壯丁一個個全是短衣裳小打扮，各提着兵刃，也有提着刀槍棍棒的，也有提着魚叉、分水刺，鑽船拐，劈水刀的雖則是不同樣的服裝，可是一個個全是年青力壯，在這燈籠火把下照耀着，也倒顯出殺氣騰騰，丐俠武振飛和霍貞蓮絲毫不作理會，隨着彎陽杏手左志剛海燕子薛雲緊往海邊上走，這時海燕子船幫已經全把燈火亮出來，當中的八隻大船，船的兩舷上，全有漁戶們仗着火，把船桅上全掌起了號燈，四週圍十六隻中型漁船，船頭，船尾全有燈火，不過船艙中黑暗着船頭，船尾只有四個弟兄站在那兒，每人是一盞紅燈，這十六隻船可是跟那八隻大船隔開兩丈多遠，單有四隻小船停在海邊這兒，每隻船上只有兩名水手，一名掌火把，站在船頭，可是這小船上的人全是不佩帶兵刃，丐俠武振飛走進了海邊，海燕子薛雲和左志剛全往旁一閃，兩旁的這般漁戶壯丁也全雁翅排開，在海邊兒，齊齊整整列成兩隊，那海燕子薛雲却說了聲：「武老師請上船」，丐俠武振只答了個：「好」字，毫不遲疑騰身竄到一隻小船上，霍貞蓮也跟蹤而上，那大船離開海邊有十餘丈外，武振飛和霍貞蓮上了船

隻之上，這小船毫不等待他們的首領和棧主，水手們手底下更是十分俐落，前後梢木槳撥水，船頭立刻調轉直奔大船衝去，這時那雙陽春手左志剛，海燕子薛雲各縱上一隻小船，也跟着船頭轉過來，衝波逐浪反竄到武振飛這隻小船的頭裏，可是這小船的走法，腳底下稍微軟弱一些的，在船艙中就休想站穩了，船頭是猛往浪頭上撞，水手力氣也真大，極小的小艇，武振飛和霍貞蓮決不肯向艙板上坐，這時好在爺兒兩個是並立在艙中，丐俠武振飛暗暗的把貞蓮右臂抓住，穩站在艙中，這種地方，爺兒兩個並立着，無形中佔了便宜，武振飛暗中左腿已經抵住了小船的船舷裏口，這比用手抓住船身還牢固，任憑這隻小船起伏不穩，可是武振飛仍然是絲毫不動，好像佔在船艙裏一般，這時前邊兩隻小船已經貼近了那八隻大船旁，船頭又轉過來，左志剛和海燕子薛雲一左一右，全在抱拳拱手，向這邊作勢迎接，相隔大船還有丈餘，武振飛突然低聲向貞蓮招呼：「我們上左腳往前面艙板上一登，貞蓮也是同時越上前面的艙板，武振飛往前一伏身，手底仍然抓住貞蓮的左臂，竟自騰身飛縱出來，這爺兒兩個輕飄飄落在了大船頭，可是才往大船上一落，這可是大船の後尾，四隻併排，聯結在一處，突然從一個後艙中猛竄出一人，竟向武振飛的面前一落。身形可欺的過近了，這人口中竟說了聲：「迎接武老師，雙臂形如一抱拳，從下往上一提，雙拳抱攏，向武振飛的胸口撞猛來，丐俠武振飛已認出這也是關東三省著名盜魁，老北風汗大海，武振飛見他來勢過猛，深恨此人過分無禮，趕忙左脚往右足後一撤，鞋尖用力往船板上一點，身軀有了借力之後，這才把身軀往後半閃，右臂猛然穿着老北風汗大海的雙臂下，往起一架，在明面上看着丐俠武振飛這是客氣，不敢當他這麼行禮迎接，暗含着丐俠武振飛用的是「橫架鐵門門」，這種力量完全交到右臂上，汗大海他這種式子，就仗着一個猛勁，只要被他撞上，準可以把丐俠武振飛打下船頭，就是不能把他身軀打下船去

，只要憑自己的力量，把他的步跟撞了，身軀一恍，自己的臉就叫露足了，也叫海燕子薛雲見識見識，汗大海在水面上依然能够動手，那知道丐俠武振飛一身武功造就，決非平庸之輩所能比，臨敵應變，比較着一般人全高，這「橫架鐵門門」施展出來，跟老北風汗大海的雙臂一搭，武振飛的力用足了，這一震汗大海的雙臂已經往上揚去，武振飛口中，更說了聲：「太客氣了」，可是這條左臂順勢往外一揮，還算是丐俠念他是個無知的惡徒，不肯下毒手，在他胸口用手背向外一彈，並沒有抖掌向外打，就這樣，老北風汗大海那麼龐大的身軀，被丐俠武振飛這一揮竟把他送回去，汗大海的脊背撞在船艙上，求榮反辱，弄巧成拙，羞愧難當，就要借勢發作，可是海燕子薛雲，和雙陽沓手左志剛，齊往前一迎，向武振飛道：「朋友，還不認識這位吧？我給二位引見一下。」武振飛冷笑一聲道：「關東道上這麼成名的人物，我那會不認識，提起老北風三字，震動了東三省，我武振飛久仰了」。雙陽沓手左志剛忙答道：「全是道上的朋友，我們也不必再客氣，後梢上地勢狹小，武老師請到前艙一敘」。丐俠武振飛答了聲「好」！左志剛，薛雲齊轉身從那船艙的旁邊兩船舷連接處走過來，來到船頭，這裏地勢很大，也是四隻船寬，兩船船頭相對的足有一丈五六，武振飛帶着霍貞蓮往當中的大艙前一站，向左志剛道：「左當家的，今夜的事，你打算怎麼個交代，好漢作事，不要拖泥帶水，痛快的作個了斷，豈不是好」！雙陽沓手左志剛冷笑一聲道：「朋友，你只管放心，姓左的決不會含糊了，在今夜一定要算個乾乾淨淨，不再留絲毫牽纏」，丐俠武振飛道：「但願如此，我跟左當家的你領教遼河三江口豐記牧場，場主霍豐，跟當家的你有什么樞子，你對他一個幹牧場的下那種毒手，一夜之間，把個豐記牧場弄個瓦解冰消，究竟爲的是什麼，左當家的你要說痛快話」，雙陽沓手左志剛，冷笑道：「這有什麼不能講，好漢作事好漢當，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豐記牧場

場主霍豐，跟姓左的沒有多大怨仇，跟黑風崗井水不犯河水，他總然眼空四海，目中無人，瞧不起綠林道，可是他沒犯在姓左的手中，我無故的焉能去找他，朋友，落在綠林，幹了沒本錢的生涯，一樣的也有親戚朋友，綠林道難道就六親不認了麼？我也是爲了一個親戚找場，朋友，正和你現在是一樣，不能看見別人，瞧不見自己，那吳勇是姓左的親戚，這還用多說麼，姓左的也是頂天立地男兒漢，東三省是闖出來的朋友，到現在決不能再說丟人現眼的話，事情作錯了受人愚弄，那只有自己問自己，事情已經作出來，不能够再瞞怨別人，天大的禍事，自己承當，這還有什麼了不得，朋友，你想怎樣懲治姓左的，只管講出來，你怎麼擋，我怎麼接，決不叫好朋友爲難，左志剛不含糊吧」。丐俠武振飛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左當家的，話不是這樣講，也用不着跟我老化子叫這種字號，既找到你頭上，你不接也不成，豐記牧場場主，爲關東三省江湖道中好朋友，素日的行爲，誰不敬服，他和你本身沒有殺妻奪子之仇，你卽或替姓吳的找場，你也得先講清了再動手，那是江湖道上的規矩，你怎麼偏聽那壞事包吳勇一面之辭，任憑他愚弄，竟自用那種陰謀暗算的手段，對付霍場主，他絲毫沒有提防，姓左的，你總然把他收拾了，你算不得什麼英雄好漢，可惜你也會領率過大幫的弟兄爲綠林道成名的人物，作事就這樣糊塗，朋友你當年還是手段不高，替姓霍的留了這後代，今日今時，就叫你報應臨頭。」霍貞蓮這時用手一指道：「左志剛，萬惡的賊子，姑娘到處找尋你，你竟自隱匿在浮沙堡，認爲把事情就可以搪過去，能得個善終，那又知道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你終會被我們爺兒兩個找着，不把你的心挖出來，姑娘決不甘心，你不必叫我們爺兒兩個費事，趁早橫刀自刎，我拿你這條命祭饑我含冤屈死，爹爹和牧場中一般弟兄，你只要依然敢抗拒，姑娘非剝你一百刀不可」。左志剛冷笑一聲道：「姑娘你說的好輕鬆，左二太爺就會那麼讓你趁心如願麼，左二

爺索性成全你這個孝女吧」。霍貞蓮咬牙切齒，一伸手把劍撤出來，這時海燕子薛雲，怒叱了聲：「丫頭你也敢動手，薛四爺先收拾你，霍貞蓮沒等他這句話落聲，已經縱過來，遞劍向左志剛心窩便點，左志剛往旁一閃身，已經把背後的金背砍山刀拿下來，可是海燕子薛雲，把一條十三節亮銀鞭從腰間抖出來，才要遞招時，老北風汪大海在一照面時，已經栽了跟頭，到這時，索性要一拚生死，爲是找回方才的羞辱，亮鬼頭刀也竄過來，照着霍貞蓮的劍上打下來，霍貞蓮一拿劍，口中喝着，匹夫你要作替死鬼，腕子一翻，掌中劍「撥草尋蛇」式，向老北風汪大海腿上削來，這時丐俠武振飛見匪徒們是安心要和自己爺兒兩個一決生死，只從海邊上，這點佈置上看來，完全是早有預備，遂也把鐵笛攏在掌中，脚尖一點船板，騰身飛縱過來，直撲鬱陽沓手左志剛，兩下戰在一處，此時薛雲一條亮銀鞭上下翻飛，汪大海一口鬼頭刀，更是凶狠無比，霍貞蓮掌中劍對付這兩人，就仗着是劍術得自名門正派，爲玉清師太親手所傳，西嶽派的劍術實有獨得之祕，今夜又是自己報仇雪恨的時候，所以也把武功所得，盡量施展出來，八八六十四手伏魔劍，對付這兩個強敵，居然還應付裕如，丐俠武振飛今夜是安心和左志剛見個水落石出，非給場主霍豐報仇雪恨不可，丐俠掌中這支鐵笛，竟施展的是打穴手法，他這支鐵笛含着好幾種厲害的功夫，能當劍用，能當點穴鏢用，並且這位丐俠精研打穴術，他這支鐵笛含着三十六大穴，丐俠在關東三省名震武林，也就仗着掌中這支鐵笛成名的，此時左志剛這口金背砍山刀一對上招術，丐俠武振飛是絲毫不肯留情了，那鬱陽沓手左志剛，又何嘗不知道今夜就是自己生死關頭，自己把一身所學也盡量施展出來，這口金背砍山刀上下翻飛，一招一式施展出來，嗖嗖的全帶着刀風，他施展的是五虎斷門刀法，這也是他闖蕩江湖在綠林道中闖出萬兒來的功夫，並且也有三四十年的火候，招術施展出來，與衆不同，並且鬱陽沓手左

志剛練的是硬功外撞之法，他的力氣尤其是比較一般平常人大着一倍，到了爭生死之時，手底下也是絲毫不肯容情，盡檢着致命處下手了，崩，扎，窩，挑，砍，劈，剝，這輪五虎斷門刀，一對上手就是二十餘招，丐俠武振飛掌中這支鐵笛，安心要把這個惡魔處置之死地，完全往重穴上下手，崩，砸，點，打，身軀更是進退如意，閃轉靈活，完全施展小巧的身手，任憑左志剛這口砍山刀如何凶猛，從一上手，絲毫佔不了一點上風，不過這左志剛心中還有所恃，把丐俠武振飛和霍貞蓮誘到海面上，到了動手，實不得已時，就要用最後的計劃，把這爺兩個困在海燕子船幫，叫他父女二人死在亂箭之下，霍貞蓮一口青鋼劍，對付海燕子薛雲，老北風汪大海，雖然是仗着劍術得自西嶽派的名傳，可是這兩個敵人全是闖蕩江湖的巨盜，那老北風汪大海，只是一個勇猛不怕死，動上手如同烈神一般，可是那海燕子薛雲一條十三節亮銀鞭，既賊且滑，身形更是靈巧輕快，並且工夫一大，霍貞蓮究竟是女流，氣力不敵，所以動手到二十餘招左右，霍貞蓮已經纏出只能守不能攻，並且身上已見了汗，不過這位孝女，全家全害，流落江湖，嘗盡了風塵之苦，受盡了艱辛，好容易仗着義父丐俠武振飛之助，找到了真正的對頭人，自己這些年來，是盼的是有今日，正是爲全家報仇雪恨之時，所以勇氣也比較着平常大了，這時雙陽沓手左志剛可現出敗象來，他這種五虎斷門刀雖則是十分勇猛，無論如何也比不上丐俠武振飛這支鐵笛，招術是時時變化，有時候施展出劍術來，有時候用閉穴蹶判官筆的招術來奮力進攻，動手之間已經一連兩次把左志剛穴道點中，雙陽沓手左志剛此時已經被迫到南邊的船艙前一帶，雖則是八隻船船頭相對，地勢不小，可是動手時，因爲是有五個人，彼此得互相閃避，此時雙陽沓手左志剛被迫到船艙附近，再往後退就沒有路了，他把掌中金背砍山刀用足了力，往前猛一撲，刀鋒從他頭頂上一盤旋，身形往下一矮，這口金背砍山刀翻過來，刀身離着

船板只有尺許，猛然往右一掃，狂風掃落葉，向這位丐俠武振飛的雙腿上斬來，丐俠武振飛往起一聳身，身軀已經倒退出三四尺去，就因為這種船面上動手，不能往遠處縱，雙陽沓手左志剛這一刀雖則砍空，他在把招術往回一撤之間，已經綏過勢來，丐俠武振飛身形正是往後一落，左志剛猛然上半身往前一撲猛虎伏樁式，左手壓着刀背，人和刀一塊往前進，相隔也就是兩步，一換步，他的刀已經又遞到，丐俠武振飛正是斜着身軀，左志剛這口金背砍山刀用足了力，刀頭竟向丐俠武振飛的右肋上猛戮來，丐俠武振飛是故意的誘他進招，刀尖子堪堪已經扎在右肋上，武振飛左腳順着船板只滑出半步來，肩頭往左一恍，掌中的鐵笛，猛然往他金背砍山刀的刀背上一搭，右臂往後一抖，鐵笛往後一掛，丐俠武振飛這一手已經用了真力，嗆啷一聲，雙陽沓手左志剛的刀被震出去，可是丐俠武振飛的左掌在這時順勢往前一探，明着是仙人指路式，駢二指，往左志剛的雙目上點來，左志剛趕緊往左一甩頭，可是丐俠武振飛竟自往後微一撤左掌，却猛然向左志剛的右臂三里穴上一劈，左志剛趕緊往下一伏身，可是他這條右臂已經撒不回去了，雖不是整個的掌力切在右臂上，只是被丐俠武振飛的四個指尖一掃之下，這條右臂立刻如同摘了骨環一樣，手掌上的力量，連刀全握不住了，嗆啷的金背砍山刀落在船板上，左志剛猛力一撐身，右腳用力一點船板，已經騰身縱起，因為相隔着南面船艙不過四五尺遠，他一縱身已到了艙頂子上面，在這種情勢下，他口中高喊着：「薛四弟，我們還不退麼」，他可是口中喊着，左手已經探進鏢囊，這左志剛在關東三省是已經綠林聞名的，手底下又黑又狠，他竟在自己話聲未落之下，左手往後一甩，一支瓦面透風鏢打出來，竟奔了丐俠武振飛的心窩上打來，相隔這麼近，左志剛在勢敗之下，手底下越發的用了十二分力，這種鏢是脫手既到，那丐俠武振飛幸爾是在左志剛縱身之間，心裏惦记着義人霍貞蓮，因為他一口劍對付兩個成名綠

林，時時的防備着他或有失閃，所以眼光往霍貞蓮那邊一瞥之間，身形微一頓，左志剛這支鏢打出來，丐俠武振飛並沒縱起身來，可是在他一扭頭之下，也是危險判萬分，鏢尖子離着心窩只有三四寸，武振飛猛然身形向左一擰，叫腹吸胸，往後一縮上半身，這支瓦面透風鏢，擦着胸一斜打過去，竟落在左邊船舷上，丐俠武振飛怒叱了聲：「惡魔你敢暗算老夫」，在喝叱中，用掌中鐵笛護着身，已經騰身縱起，那左志剛刀已出手，一鏢未打中，他那敢停留，立刻騰身躍躍，丐俠武振飛已經落到船頂子上，正要用海燕探波的身法，順着船艙猛撲過去，捉拿這個惡魔，那知道，就在這時，猛聽得背後，似乎海燕子薛雲的語聲，只聽他喊聲：「丫頭，你還不給我撒手」，丐俠武振飛猛然一驚，一扭頭之間，只見養女霍貞蓮的青鋼劍竟被海燕子薛雲十三節亮銀鞭纏住，那老北風汗大海，似乎才退到船舷邊，見海燕子薛雲得了手，他一個餓虎撲食，竟自反撲回來，用鬼頭刀，向霍貞蓮背後砍去，丐俠武振飛此時再縱身挽救已經來不及，幸爾是夢陽沓手左志剛圖逃心切，給丐俠武振飛留了救應的餘地，丐俠口中高喊了聲：「賊子們敢下毒手」，他在喝喊聲中，已經把鐵彈丸扣在掌中，這位丐俠此時竟施展開四十餘年獨得之祕的指彈連珠手法，這鐵彈丸脫手連續打去，丐俠武振飛所用的這種鐵彈丸，在江湖道中也是獨創一家的暗器，因為他最恨的是江湖道下流的綠林用險毒暗器，陰毒手法傷人，他這鐵彈丸上每一顆上全有四個風眼，只要打出去，這鐵彈丸帶着輕嘯之聲，他完全仗着手指上的功夫勝人，這指彈連珠彈的手法打出，也正是老北風汗大海的鬼頭刀往下落的時候，這一顆鐵彈丸就照顧了他，的正打在他腕子上，老北風汗大海的手一顫，只這微一緩勢之間，霍貞蓮已經警覺，也就在同時，腕子上用了力，猛然往前一送，劍身一顫，竟把十三節亮銀鞭給抖開，可是丐俠武振飛第二顆鐵彈丸已經打判，這第二粒是正奔海燕子薛雲的面門，海燕子薛雲一恍頭

，算是把商門避開，可是額角竟被鐵彈丸掃上，霍貞蓮的劍已撤出，趁勢往前一抖右臂，織女投梭，青鋼劍向海燕子薛雲咽喉上猛戮，這種動手是動作全在剎那間，海燕子薛雲險些被丐俠武振飛的鐵彈丸送了命，驚魂未定之下，霍貞蓮的劍到，他趕緊往後一擰身，騰身縱起，已經翻上了北面大艙的頂子，這時那老北風汗大海也因為手腕子被打傷，鬼頭刀雖然未出手，可是再動手，恐怕給自取辱，更聽到鬱陽沓手左志剛招呼了退，他也在此時趁勢一聳身，竄到北面這一排船的左側船舷上，丐俠武振飛，兩粒彈丸打出之下，在薛雲汗大海全是撤身退走，更聽到左志剛的喊聲，知道他們是另有惡魔，指尖用力剛要把第三粒彈丸打出，因為霍貞蓮已經壓劍追趕薛雲，自己助貞蓮把海燕子薛雲截住，就在姆指往外一用力彈丸脫手之下，腦後一股子暗器風聲到，丐俠武振飛口中喊了聲：「好」，身軀猛往右向下一撲，一個玉蟒倒翻身式，身軀已經倒着半轉過去，一支瓦面透風鏢從腦後打過去，正是鬱陽沓手左志剛逃到大艙的後梢，他往後面才要縱身之際，回頭看到丐俠武振飛，以鐵彈丸傷薛雲，汗大海，他竟趁勢要想仗着一鏢之力，把丐俠置之死地，所以一聲不響把鏢打出來，那知道這種成名的人物，對於暗器聽風術全下過多年的功夫，那會被這種暗器所傷，丐俠武振飛閃過這一鏢之下，恨他這種手段卑鄙，在一擰身之間，又探手囊中，掌中又夾了三粒鐵彈丸，往起微一長身，身軀並沒整個轉過來，半俯着身軀，左腳向後探着，口中喝了聲：「猴崽子，你接老子這幾顆黑囊吧」，指尖用力咪咪的破空之聲，一出手就三粒，一顆奔左志剛的左肩頭，一顆奔他心窩，一顆奔他右跨，這三粒鐵彈丸打出之下，雖有先後，可是這種功夫，實有驚人獨到之處，趕到暗器打到，竟是同時，左志剛他用力的往後一擰身，腳底下一踹船板，往大船後面的小船竄去，但是他若把這三顆鐵彈丸避開，焉想到丐俠這次所用的是「三星趕月」的絕技，雖比「倒洒滿天星」「一天花雨

「容易撥，只是丐俠精研這種暗器，打法尤其各別，鐵彈丸是倒翻着發出來，既名爲三星趕月，定然是一顆在頭裏，斜打出的三星在後面，這一手暗器厲害也就在這種地方了，最後的一顆正是制敵於交路的絕技，在三顆彈丸打出之後，第四顆彈丸也隨着發出，可是最後一粒指頭上的力量也貫足了，竟自比先前那三粒破空之聲略大，嘶的一聲輕嘯，這最後一顆反越過先發的那三顆，那雙陽杳手左志剛若不是有真實的功夫，他當時就得斷送在這顆鐵彈丸之下，可是最後一顆竟奔左志剛的脊背上打到，幸而他身形已竄出來，到了包圍大船的那八隻漁船的偏左邊一隻的上面，唵的這一顆彈丸打中他背上，他身軀在往下沉，背上這一着了暗器，形如火燒疼澈肺腑，氣立刻提不住了，趕到往這隻漁船上一落身軀一栽，竟自摔在船頭上。

第十二章

羞憤自戕血濺浮沙堡

有本船預伏的箭手，一面用連珠快弩往大船上向丐俠武振飛攢射，一面把左志剛駕起，這時他那顧到甚麼叫羞愧栽跟頭，向本船幫的弟兄喝聲：「趕緊把大船包圍攢射」。那海燕子薛雲和老北風汪大海竟也在同時逃下了大船，胡哨連鳴之下，四週埋伏的弓箭手，快弩手，在海燕子薛雲指揮號令之下，已竟把當中這八隻大船包圍的絕無出路，並且所有大船上的黨羽，在雙陽杳手左志剛第一次發話招呼之下，已竟相繼返下大船，此時先前那些火把亮子也全退下來，八隻相對的大船，只有八盞帶着船幫號數的紙燈籠，雖有這八盞紙燈籠，可是這麼大的船隻，更兼海面上風大，紙燈籠全是倏明倏暗，大船四週也把燈火完全撤去，四面的射手一聲聲胡哨連鳴之下，亂箭齊發，竟向這父女二人攢射過來，丐俠武振飛在救應了義女霍貞蓮，指彈連珠彈的絕技，把老北風汪大海，海燕子薛雲，雙陽杳手左志剛打傷之下，和義女霍貞蓮已聚

在一處，此時見果然海燕子薛雲等竟用這種陰謀手段把自己和義女困在海面上，這分明是海燕子薛雲的陰謀，他知道我父女全是不習水性，只能在陸地上稱雄，遂招呼着霍貞蓮趕緊和自己背對背的。以掌中的兵器撥打亂箭，丐俠是不時移動着身形向四週察看，要奪到匪黨一隻小船就可安然脫困，因為四下裏燈火全滅了，大船上雖則這種紙燈籠陰沉黯淡，可是四圍黑暗，尤其爺兒兩個的身形進退，四週可看的清清楚楚，武振飛趕緊招呼霍貞蓮，得手時把紙燈籠先給他毀去幾只，這時四週箭手攻擊的越發厲害，丐俠和貞蓮只要躍上艙頂子，四週的箭手立刻退到包圍的快船，只要丐俠貞蓮往兩邊大艙前隱蔽，立刻竟有幾個身手矯捷手把連珠弩的躍上大艙從對面攢射，趕到丐俠追過去，他們又早早退下去，丐俠索性把大船上所有的燈籠全行打滅，就這樣四週的箭手依然如影隨形的追蹤襲擊，先前丐俠武振飛還未覺察，工夫一大，連闖了兩次，全被箭雨擋面，丐俠武振飛這才注意到定有指揮箭手的人，果然被丐俠發覺，這海燕子船幫原有兩支號燈，本應該在這主船的船桅上，可是從丐俠武振飛一到了這裏後早已看見，在這八隻大船的外圍南北兩面，兩隻快船，桅竿頂上高掛兩盞紅燈，這種佈置原沒有什麼可注意的地方，趕到包圍攢射的箭手如影隨形，這一連番襲擊之下，丐俠武振飛這才看見靠北面船桅上的一盞紅燈不住移動，武振飛在一面用鐵笛撥打飛箭之下，仔細查看發現北面船桅上竟有人潛伏，以這盞紅燈作信號，所以箭手們完全隨着他這盞紅燈的指揮，武振飛霍貞蓮往那邊閃避，弓箭手立刻跟蹤襲擊，不稍放鬆，武振飛此時已然斷定那桅竿上定是那海燕子薛雲，因為這海燕子船幫完全是他一手創立起來，並且他身形輕靈巧快，那左志剛汗大海全被自己指彈鐵彈丸打傷，他們決不會再翻上船桅指揮，並且兩面的紅燈只這一面移動足以證明，只有一人提升高處，監視自己這邊，丐俠武振飛向義女霍貞蓮招呼了聲：「貞蓮你往當中大船艙口貼近，背貼

船艙，以劍護住了前身，你看北面桅竿上那盞紅燈，正是四週箭手的眼目，老夫要一試身手和這惡魔們一拚，我不把海燕子薛雲打下桅竿，我父女決難脫身」，霍貞連忙答道：「義父，箭手們十分厲害，這件事太以冒險，義父還是另想別法闖出重圍」，丐俠武振飛說了聲：「你只管放心，諒還不致於就把老夫怎樣了」，丐俠武振飛不再等霍貞連答話，身形往下一矮，立刻騰身而起，飛撲上北面大艙頂子，這時四圍的箭手，被幾聲胡哨催促之下，連珠弩憂叭亂響着，一支一支的利箭，嗖嗖的帶着風聲，竟向丐俠武振飛身上攢射來，在這種情勢下真是危險萬分，可是丐俠武振飛，把掌中的一支鐵笛揮動，射過來的箭，被鐵笛磕得四下紛飛，這時丐俠已經闖到北邊大船的船後梢，抬頭看到對面，半空中那盞紅燈，竟向自己這邊轉過來，離着大船後梢這裏，也就是三丈多遠，一隻隻的快船，排成弓背形，連珠弩全從這快船上打過來，那紅燈就高懸在當中一隻快船的桅竿上面，丐俠武振飛，腳底下用力一點船板，丹田的氣提住了，用燕子飛雲蹤的輕身術，猛往當中這隻快船上竄上去，這種情勢真是危機一髮，這隻船上和兩邊船上看得真真切切，因為丐俠敢這麼大胆的冒險往上闖，這海燕子船幫所統率的弟兄雖是久經訓練，遇到這種勁敵也自驚心，有紅燈信號的這正是一隻主船，船艙前還有一名領率船幫的頭目，他連響了三聲緊急的口哨，他們這快船上所預備的箭手，最厲害的是早已分配好，分成兩班，每一隻船上是兩張弓，兩支匣弩，倒着班的往敵人這面射，所以襲擊過來的箭始終不停，此時在頭目緊急信號之下，這匣弩暴響之聲震耳，左右四隻船凡是够的上敵人的，一齊發箭，丐俠武振飛因為在死中求活之時，再也不顧一切，身形縱起，把掌中鐵笛，隨着縱身之勢，在自己面前一揮，身形如一縷輕烟，竟自冒着箭雨，撲上當中這隻快船，快船上這名船幫頭目，名叫水蠟子韓大勇，他是海燕子船幫最得力的人，他一看這麼密的箭雨竟擋不住這個老伙子，

在丐俠武振飛往船上一落，已經把兩名箭手下下水去，水蠟子韓大勇，往前一縱身，輪掌中劈水刀，撲頭蓋頂，照着丐俠武振飛劈下來，丐俠武振飛腳一點到船板，韓大勇的刀已經到了頭頂上，丐俠往右一恍身，左腳一提，跨虎登山式，因為身形已到了敵人的船頭，兩旁邊船上的箭手不敢往這裏射，武振飛往右這一長身，掌中鐵笛正橫壓在胸前，往起一抖腕子，正抖在水蠟子韓大勇劈水刀的刀刃子上，噹的一聲火星四濺，這口刀被震到半天，水蠟子韓大勇虎口幾乎被震裂，可是刀雖出手，他竟不肯甘心，右腳猛然一踹船板，一斜身，用橫身跨子腳，向丐俠武振飛攔腰踹來，在船幫上一般弟兄們論起來這韓大勇還真够個能手，不過眼前所遇到的人，是隱跡風塵的丐俠，他那還會討得好去，這一腳踏過來，丐俠武振飛左肩頭微向左一甩，左腳尖落下去，斜點船舷，還算丐俠武振飛手底下對這般人不肯下絕情，若是用掌中鐵笛對付他，足可以當時把水蠟子韓大勇了賬，可是丐俠武振飛，身形這一閃，左臂輕舒，撲的一下，把他腿腕子抓住，口中喝聲：「小子，你下去吧」，順手牽羊，往後一帶，這水蠟子韓大勇倒也真聽說，那麼粗大的身軀，被丐俠竟如提小鷄子一般，擲入海內，尚有兩名箭手，因為離的太近了，不能對面射擊，一個就勢用手中匣弩從旁邊向丐俠背後猛砸，一個抽腰刀，從右邊船舷上竄過來，遞刀就扎，這時船桅上面，竟自吱吱的連響起三聲胡哨，他這種船隻，因為是用箭手攢擊，所以船隻全相隔着一丈五六，作弓背形的排列海面，桅竿上的人發這種緊急口哨，分明是叫兩旁箭手，發箭攢射，兩邊船上的船手，可慌了手脚，因為主船上尚有本幫弟兄，雖則這種口哨聽的清楚，難道連自己人全不要了麼，他們同夥的弟兄，何況平常又不是作那打家劫舍的生涯，雖是浮沙堡週圍二三十里，頗逞強梁霸道，究竟是捕魚爲業，並不是作海盜，他們更是對於同夥的弟兄十分義氣，他們又那知道船幫首領這種心意，此時，已經要落個同歸於盡，竟要

叫箭手們不管是自己人是敵人，只管下手攢射，在這種船幫弟兄遲疑不肯領令之下，那兩名水手已撲到了丐俠身後，丐俠容他兩人欺近背後，猛然一個「霸王卸甲」往下一縮身，雙臂一抖，把兩名水手打入水中，丐俠武振飛一抬頭向船桅上略一張望，已然辨別出大致自己所料不差，上面正是海燕子薛雲，丐俠武振飛向上喝叱聲：「猴崽子，敢這麼算計老夫，你給我下來吧」。猛然往起一聳身，一個鴿子鑽天式，身形竟從船頭上縱起，向船桅上竄去，這種地方就叫藝高人胆大，上面是勢不兩立的敵人，何況這船桅上面並不像刁斗，沒有停身的地方，海燕子薛雲，也完全仗着身輕盤在上面，丐俠武振飛這麼猛往船桅上闖，這可太冒險了，果然海燕子薛雲竟下毒手，在丐俠武振飛已經闖上這隻主船，他在上面看的真真切切，水蠅子韓大勇被打落水，他早已看得真真切切，他在上面是有恃無恐，竟自要叫兩邊船隻的箭手仍然發箭，可是丐俠武振飛已然向上喝罵着，施展輕身術往上撲來，海燕子薛雲，心說，老化子你還可是自己找死，怨不得薛四爺手狠心毒了，在丐俠武振飛身形縱起，海燕子薛雲竟把雙管袖箭抽在掌中，丐俠武振飛身形已經拔起到一丈多高，海燕子薛雲喝聲：「薛四爺送你回去」，他竟自姆指一壓箭筒的卡簧，這種雙筒袖箭如若打出，任憑丐俠武振飛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本領也難逃開了，不過丐俠武振飛何嘗沒想到上面人，趁自己身形縱起下手，往上縱起，明着是「鴿子鑽天」式，暗中却是烏龍穿塔，拔起六七尺高時，身形已經貼到桅竿，海燕子薛雲一發喊聲，身軀往下一俯，丐俠知道他要動手襲擊，雙腿趕緊的順着桅竿，分左右往外一踹，已經用金龍盤柱式，用雙腿把桅竿攔住，在袖箭的一響中，丐俠身軀往後一仰，倒捲簾式，全身往後一翻，這支袖箭竟自擦着面門打下去，武振飛隨着身形往起一翻，可是萬沒想到，海燕子薛雲用的是雙筒袖箭，尚有一支，在丐俠身形往起一長，海燕子薛雲二次要發這第二箭，這一箭真要是打出來，也

就結束了丐俠武振飛的一生，就在海燕子薛雲姆指一撥箭筒卡簧之間，耳中聽到遠遠的半空中有人喝聲：「孽障大胆」，跟着嘶嘶的一陣暗器破空之聲，他的右手姆指雖則把箭筒卡簧撥動，可是虎口已經被一粒銀丸打中，手腕子被打傷，微往右一閃，這第二支袖箭竟打落水中，可是暗器並不只是一顆，跟着左腿的腕首也被打上，丐俠武振飛，被這第二支袖箭也嚇得驚魂千里，混身冷汗，在驚惶憤怒之下，把真力一提，雙腿上一用力，用兩腿靠邊的側面往船桅上一貼，猛然用力順着船桅猛往上穿去，掌中鐵笛可是已經高舉在自己頭上，武振飛此時對於海燕子薛雲，也不肯再留情，海燕子薛雲虎口和左腳骨又被打傷，丐俠武振飛又順着桅竿竄上來，他那還敢再動手，先逃得活命要緊，口中說了聲：「薛四爺認栽了」，他在這時竟自爲自己留了餘地，手中的箭筒竟自不肯往丐俠的頭上砸，隨手甩落海中，身軀在桅竿頂上往前一閃，雙手一推桅竿頂，嗖的竟從桅竿頂子上躍下來，落到船頭上，丐俠武振飛這一往上竄，他已經從丐俠的頭頂上翻下來，武振飛那肯讓他逃走，身軀已經到了桅竿頂上，左臂往桅竿上一攏，腳底下往船桿上一縮，順風扯篷式一回頭，見海燕子薛雲已往船頭上縱身，丐俠武振飛一個燕子掠波，從上面倒翻下來，往船頭上落，那海燕子薛雲，他是安心先離開快船，從水中退下去再作打算，丐俠武振飛這一翻下桅桿，他一恍身正要往水中竄時，突然面前一股子風聲翻到，他趕忙往左一閃身，伸手把十三節亮銀鞭從腰間撤下來，可是亮銀鞭尙沒往外抖，突然眼前寒光一閃之下，一口利劍已經點到他胸頭上，耳中竟聽到來人喝叱着：「孽障，你敢動半步，無情劍可要送你歸西」，海燕子薛雲見自己已爲敵人所制，他知道自己只要一想逃，這口劍把自己扎穿了不可，海燕子薛雲是個極狡猾的江湖道，他索性把十三節亮銀鞭往船頭上一擲，已然辨清了來人竟是一個中年的女尼，海燕子薛雲把雙手往背後一擋，丐俠武振飛也在這時撲到，鐵笛高舉

，薛雲身軀往前一挺道：「姓薛的任憑下手吧」，丐俠武振飛這一撲過來，掌中鐵笛本是要往海燕子薛雲身上招呼，自己在船桿上猛撲薛雲，險遭不測，被人用暗器解了圍，心中就懷疑着想不出何人具這般身手，此時驚然看到船頭一人現身，用劍逼住薛雲，雖則船頭上黑暗，因為相離太近尚易辨別，意想不到的竟是从小白山玉清菴回轉西獄碧竹巷的玉清大師，丐俠武振飛不禁驚異得嘆了一聲，更因為海燕子薛雲已把十三節鞭銀鞭拋在船頭，這在江湖道中就叫當場認栽，無論如何不能再下手動他，除非是有不共戴天之仇，誓難兩立，那就得另當別論了，丐俠武振飛把鐵笛撤回來，這時南面的胡哨雖還在連響着，霍貞蓮尙困大船上，丐俠武振飛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姓薛的，論方才船桿上的情形，我武振飛就得對你下絕情毒手，但是這位佛門弟子趕到，算是爲我兩人解冤釋怨，我們到浮沙堡是找我的雙陽沓手左志剛，要和他清算舊賬，和姓薛的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現在沒有別的，得屈尊朋友你叫水手們趕緊把這隻船，轉到南面大船後，更請你傳令箭手們趕緊停手，我們冤有頭，債有主，去和姓左的算賬，與船幫弟兄們無干，倘若是不識相在這時還想對付我父女二人，那可怨不得我武振飛鐵笛無情，我可要大開殺戒了。」玉清大師，把掌中飛虹劍也撤回，却也向海燕子薛雲道：「我們龍江一別，已經十餘年，你雖然過去曾經橫行不法，擾害商民，不過你尙知急流勇退，及早抽身洗手不幹，這是你聰明之處，也正見你勇於改過，來判浮沙堡，雖還有些霸道行爲，尙還沒有十分惡蹟，雙陽沓手左志剛在關東道上佔據黑風崗時他作惡的情形，早爲俠義道所不容，他在殺害了霍場主全家，挑了牧場之後潛蹤隱跡，逃到關內，如今霍場主的後代找上門來，這種不共戴天之仇，貧僧雖是佛門弟子，也不能阻止，我這個女弟子不來找他，當年那件事他作的真是天地難容，姓左的明知霍家的後代要爲他全家及牧場的弟兄報仇雪恨，他決不應該再施展這種毒手，

薛雲你助紂爲虐，本是罪有應得，幸念你爲朋友不得不如此，現在你還不趕緊把你海燕子船幫弟兄給我撤下來，你可知道那霍貞蓮是貧僧的門下弟子，倘若被你手下箭手所傷，漫說他義父丐俠，非何不能善罷干休，你可知道西嶽派的劍下的厲害麼」。薛雲看到眼前的情勢，自己知道再抗拒下去，不只於多找難堪，連命也保不住，左志剛那種逃走的情形，十分對不起朋友，我海燕子薛雲這麼捨死忘生替他賣命，也足夠朋友了，遂嘆了一聲，向玉清大師道：「既然是大師出頭，只要那左志剛不逃出去，我還盼望大師你以慈悲爲本，留他的活命才好」，玉清大師點點頭道：「貧僧倒要盡力而爲，不過他的行爲，太以難恕了」，海燕子薛雲此時真個的招呼旁邊船隻的水手趕緊過來，更連鳴口哨，呼應離着近的船隻，對於大船上停止射擊，這時這隻船先奔了北邊這一排大船的後梢，可是南邊的箭手們依然是亂箭連續射着，霍貞蓮見北面的箭手已然停止上攻，遂趕緊縱身竄過來，竟看到師父玉清大師已經趕到，他從這大船的船尾飛縱過來，落到船頭上，往玉清大師面前一跪道：「師父，你可想死弟子了」，玉清大師伸手把霍貞蓮拉起，霍貞蓮淚流滿面的向玉清大師道：「師父趕緊幫助弟子捉拿左志剛，再被他逃出手去，弟子就苦死了」，玉清大師道：「貞蓮，不要難過，諒那惡魔不會再逃出手去」，遂喝令海燕子薛雲趕緊的把船轉過去，直向大船南面水面上撲過來，可是若真個等這隻船過來時，那左志剛汪大海早已逃走，玉清大師這慶不慌不忙早已打好了主張，已經早早的派人去監視住，那雙陽沓手左志剛從大船上敗下去，因爲是早定下的計劃，他和海燕子薛雲分着南北兩面，分守在船桿頂子上，以紅燈轉動作信號指揮箭手，想把這丐俠武振飛和霍貞蓮，射死在亂箭下，只是天不助惡人，難從他的心願，他竟被丐俠武振飛指揮連珠彈打傷，不能再盡量施展輕身提縱術，所以他逃下大船之後，只在快船的船頂子上和老北風汪大海指揮箭手攻擊遺父女二人，可是

這麼多的箭手，盡力攢射之下，武振飛和霍貞蓮絲毫沒有受傷，左志剛正在要想別策，吩咐手下船幫弟兄向這鎖在一處八隻大船，放火焚燒，諒他父女二人再難逃出海面，可是這時忽然北面的箭手停住了，弓箭不再向大船上攢射，左志剛正令弟兄們前去查看，已經有本幫的船隻從北面飛駛過來，向雙陽沓手左志剛報告，海燕子薛雲已經被敵人擒獲，被逼迫的傳令弟兄們停止射擊，這也正是海燕子薛雲爲他自己留退身步之處，他自己認敗服輸之下，也不願意被人監視着再見左志剛，他知道本船幫的弟兄必可以把信息傳到，左志剛汗大海見大勢已去，定然設法逃走，看丐俠和玉清大師的情形恐怕還不只他們這幾人，左志剛汗大海恐怕也不易逃開，那時他們被獲遭擒，和自己一樣屈服於敵人的武力下，也就可以免去自己面上的羞辱，果然雙陽沓手左志剛聽到了弟兄們報告，在船艙頂子上一躁腳，向老北風汗大海道：「我們難道真等着束手被擒麼，薛四弟雖然落在他們手中，諒還不致有性命之憂，汗老師趕緊隨我走到何時」，老北風汗大海，此番投到左志剛這裏真是遭敗時衰，竟遇到了他的仇家找上門來，自己無故的跟着他連番受辱，現在明明是危機擺在面前，自己再想裝硬漢子，也實不成了，只可隨着左志剛跳上一隻小船，想要往海面上繞開海燕子船幫船隊，也決不再回浮沙堡，直奔渤海灣先逃得活命再說，那知這隻船才離船幫沒有半箭地遠，突然海面上突現一隻帆影，迎面破浪竟向船隊這邊駛來，因爲附近一帶，從來沒有別的船幫船隻，何況在黑夜之間，這隻船來得更形突兀，左志剛還疑心海燕子船幫放哨的船隻，不過現在已經是驚弓之鳥，漏網之魚，不得不加以戒備了，忙喝令本船水手趕緊避道而行，可是剎那間，來船已近，還沒辨清了來船上的人，竟自由那隻船上連縱起兩條黑影，相隔着三四丈遠，竟自相纏落在了船頭，左志剛汗大海看出是一僧一俗，這種來意不善先下手爲強，雙陽沓手左志剛的刀早已落在海中，他從逃下大船，就向船幫弟

兄手中要了一口單刀，此時他猛從船當中往前一探身，掌中刀照着來人中這個男的胸前猛戮，老北風汪大海也是舉刀向那個僧人猛劈，他這口刀遞出去之下，嗆嗆的兩聲，竟自全被打落水中，左志剛他從跟海燕子薛雲立起海燕子船幫，他就練起水性來，刀被震落之下，覺出來人，好大的腕力，在這種情勢之下，他一擰身就要往水中竄，下水逃命，那老北風汪大海，漫說水性，連船上全不慣，可是想逃也不成了，一僧一俗兩口劍把他們逼住，那個男的喝叱道：「左志剛，你也是在關東三省闖江湖的漢子，到現在應該放大方些，你若再想圖逃，我可要替那報仇的孝女動手了」，左志剛到此時真叫英雄無用武之地，雙手往背後一措，恨聲說道：「朋友，我和你遠日無冤，近日無仇，姓左的到了現在，已經算一敗塗地，你何必逼人太甚，請問朋友你何故阻擋我們去路，以武力威脅我們弟兄」，此時那老北風汪大海是一語不發，因為他看出對付他的是一個年輕尼姑，他尤其認為是一生奇恥大辱，自己在關東三省雖然不能立足，可是尙還沒栽過這麼大的銀頭，想不到來到浮沙堡之後，替朋友伸手幫忙，竟自這麼連着丟人現眼，所以他任憑左志剛連着發話，他是一語不發，這時那個五旬左右的仗劍男子，冷笑一聲，向鬱陽胥手左志剛道：「姓左的，你想到現在的一敗塗地，你可也會想想當年七虎林山莊姓霍的牧場那場事，左志剛你下手太毒心腸太狠，那霍場主，是關東三省有名的人物，輕財重義血心交友，你把他毀個一敗塗地，慘死在你手中，一夜間你把姓霍的牧場弄個一敗塗地，瓦解冰消，你可知道怨仇深結，漫說是姓霍的後人，就是和霍場主稍有認識的朋友們，也不肯和你善罷干休，現在我白山劍客彥白珩，來多管你們這件事，正是我們俠義道應作的事，你想脫身逃何容易，場主霍豐和他一般手下弟兄屈死冤魂，含冤地下，十幾年來，正等待的是今日，朋友，你趁早聽從我彥白珩的指示，還有你的便宜，你或者也許沾到你親自下手置之死地的人一點福份，

逃得活命也未可知，你若想下水逃走」，說到這句話，白山劍客彥白珩，斜身往海面上一指，遠遠的又看到一個風帆滿引的船隻，也向這邊駛來，白山劍客跟着說道：「你要知道我們早有預備，你只要敢下水逃走，立時有人制服你，一個闖江湖的朋友，叫你受盡了凌辱，那可是你自取了」，白山劍客不等左志剛再答話，這時白山劍客所乘的船隻已然貼近，趕情那個少年的女尼正是玉清大師的女弟子悟因，這是被玉清大師派在白山劍客手下，一同來了結這場事，此時白山劍客和悟因，威脅着左志剛和汪大海，走過自己這條船來，立刻喝令水手們趕緊撲奔海燕子船幫的大隊，左志剛跟汪大海，到此時已然駟若綿羊，再也不能抗拒了，這隻船往船幫大隊這邊走着，方才白山劍客所指的第二隻船，也跟隨着這隻後面走，可是相隔着一兩丈還並不貼近，左志剛這隻船並沒有船艙，他實在是被白山劍客的威名鎮懾住了，不敢再存逃走之念，其實他若真想下水逃走，何嘗沒有機會，可是他無意中回頭張望了一下，後面所跟隨的這隻船，黑沉沉沒有一點燈火，竟是一條客船式，可是隱隱的從船艙中發出哭泣之聲，這種哭聲聽着十分耳熟，無奈海面風濤波浪之聲攪亂着，無法仔細辨別，並且左志剛也不敢仔細聽了，他暗想我左志剛難道真個死期臨頭，這種哭聲分明是已死的人，眼前所見到的人，若不是早已聞名的人，幾乎認為所遇到的全是鬼魅現形，他在思索之間，迎面竟有兩隻船趕到，盛張燈火，船頭上更有兩名弟兄高舉着火把，來船已經衝波逐浪相隔不遠，左志剛越發的把頭低下，不敢再看來人了，趕情來的正是玉清大師，和丐俠武振飛孝女霍貞蓮，和海燕子薛雲，丐俠武振飛一眼望到白山劍客彥白珩仗劍站在艙中，西嶽派的門下，悟因女弟子也隨即監視着左志剛汪大海，丐俠武振飛忙高聲招呼道：「彥老師，齊安一別，倏已十餘年，想不到老友今夜竟會來到這裏相助，叫我父女感激不盡了」，白山劍客彥白珩忙答道：「老友，你我一別十餘年，居然還

能地重逢，老友你手神如昔，不減當年，真是幸事」，此時玉清大師却向彥白珩招呼道：「此處不便談，我們全向大船那裏，再說話吧」，玉清大師立刻喝令船上水手調轉船頭，在頭裏引領着直撲海燕子船幫，這時所有海燕子船幫，外圍的巡船快船，完全撤退歸舵，這種地方可不算海燕子薛雲對不起左志剛了，因為海燕子船幫是薛雲一手創立起來，這四十多隻海燕子漁船，一百餘名年輕力壯的漁夫，自己也會下了數年辛苦，把他們訓練出來，在渤海灣執着漁業的牛耳，很不容易，這百十名弟兄，全各有家小，在浮沙堡全能够養家肥己，一旦間倘若因為左志剛一人，把海燕子船幫弄散了，並且還不知要死傷多少弟兄，最後定然要落個一敗塗地，所有海燕子船幫的弟兄們，一家老小全落個流離失所，那未免太冤，到此時自己倒要為海燕子船幫保全一切了，所以他已經悄悄吩咐本船幫所有領隊的弟兄們暗中傳下令去，所有本幫弟兄不論左志剛生死逃亡，沒有自己的命令不得再和來人抗拒，作那種無味的犧牲，所以一般手下弟兄們，各自領率船隻，一隊隊的撤到海岸邊，聽候命令，只有那八隻大船尚排列在海面上，和四五隻小型快船，在大船附近梭巡着，聽候命令，玉清大師和丐俠武振飛默查海燕子薛雲的舉動，看出他是安心撤身事外，玉清大師等倒放了心，這時船隻已然貼近了八隻大船後梢，玉清大師和丐俠武振飛霍貞蓮，相繼竄上船去，白山劍客彥白珩和悟因女弟子監視着左志剛汗大海，上了大船，後面還有一隻船，在後面跟隨也快到了，玉清大師忙向白山劍客彥白珩耳邊低語了幾句，這時丐俠武振飛也看到後面船隻，十分疑心，遂向玉清大師問道：「後面這隻船，是何人領率，怎麼一點燈火沒有」，玉清大師微笑了笑，向丐俠武振飛道：「武老師現在先不要過問，少時自會明白」，這時海面上那隻船，已經離着大船後梢，只有兩丈多遠了，白山劍客彥白珩說了聲：「請大師你只管處理這件事，我去去就來，說話間一矮身，腳點船尾，騰身縱

起，輕飄飄已經落在後面這隻船頭上，丐俠武振飛因爲玉清大師不叫自己多問，知道定是另有緣由，遂和玉清大師等監視着左志剛汪大海一同撲奔了方才動手的地方，來到這八隻相對的大船之面上，此時把船上八盞號燈仍行點起，更有兩名船幫弟兄持着火把，此時左志剛真如待死之囚，在利劍威脅之下，來到船面當中挺身而立，白山劍客彥白珩這時竟已翻回來，玉清大師這時却發話道：「今夜浮沙堡這件事，完全是姓霍的和姓左的冤怨相報，像海燕子薛雲，和老北風汪大海，全是不查利害，不辨是非，不分廝道，仗着自身挾有一身本領，助着左志剛對付我們這般人，只是貧僧是一個出家人，雖然本着師門規戒，行俠作義，殺貪官除污吏，除暴安良，可是終要體上天好生之德，且分得之下不願多造殺業，海燕子薛雲已然洗手江湖，棄邪歸正，此番對於左志剛的事，尙還情有可原之處，並且海燕子船幫完全在他手下領率，所以貧僧願意給他一條自新之路，深望他從此不要再逞強梁霸道，領率着這般弟兄們作着漁業的生涯，這場事就算是對於他本身沒有什麼牽連，左志剛本身的事是另當別論，老北風汪大海，已往的行爲在關東三省已經是罪大惡極，他此次來到關內，更不是痛改前非，幡然覺悟，不過是被客棧緝捕太急，無法立足，逃到浮沙堡，也不過是一時不得已，貧道看透了他早晚仍要再入江湖，作那強取豪奪的生涯，此次更不細查左志剛究竟如何與人結仇結怨，竟自以他那已往的凶暴行爲，和武老師拚命的爲仇作對，論起本該立時把他處置了，爲人間去一個害羣之魔，只是貧僧不願意作這種趕盡殺絕的事，暫時留你一條活命，你可知我西嶽派從開派以來，就在江湖上行道，只要犯在我們手下的惡人，就沒有叫他逃開西嶽派的劍下，現在放你逃生，汪大海，從今夜以後，你能够洗手江湖，憑你一身本領，更行改業，足能够豐衣足食，你敢不納貧僧的良言，再有已往的行爲，任憑你去到何處，我這口伏魔劍定要追取你這樣性命，汪大海這裏沒有你

的事了，請你立刻離開浮沙堡去吧」，立刻吩咐海燕子薛雲派一隻小船，把汗大海送上岸去，叫他立刻離開浮沙堡，不得在此逗留，這老北風汗大海雖然是滿懷不憤，被逼迫的臨走時依然是怒目相視，白山劍客和武振飛全向玉清大師看了一眼，玉清大師微搖了搖頭道：「這種人恐怕未必能迷途知道，痛改前非，任憑他去吧」，說到這玉清大師一扭頭向海燕子薛雲道：「薛雲，眼前所看到你的行爲，倒還知道已往之非，你把船幫弟兄撤得完全離開這裏，正是爲得叫貧僧等免去疑心，你決不再存惡念，很好，你可知放下屠刀，立地是佛，你自身尙能知道不能因爲你一人的成敗，把所有海燕子船幫全一手覆滅，現在貧僧請你把船幫弟兄完全召集到大船前，貧僧要叫這般水上健兒們辨一辨眼前的是非屈直」，海燕子薛雲，此時也不再顧左志剛了，立刻打發兩名弟兄駕着快船，往岸邊召集船幫整隊到這裏，因爲相隔海面不遠，剎那間海燕子船幫四十隻漁船已經相繼移動，每一隻船桿子上，全懸起一隻紅燈，船頭上兩支火把，排着隊伍的全撲向大船前，分爲兩排，散佈在大船的兩側，玉清大師這時把面色一沉向左志剛道：「左志剛，現在你還有什麼說的，你若有什麼不甚之處，只管說出來，不要看你現在力量不敵，貧僧雖是一個出家人，決不願意作那種以強壓弱，以武力屈服他人的事，你只管講」，雙陽杵手左志剛，却一聲冷笑，向玉清大師道：「姓左的到了這般地步，還有什麼說的，老尼，你不過是我前世冤家，今生對頭，現在我已經被獲遭擒，只有任憑動手，別的話沒有」，霍貞邁向前跑了一步，用掌中青鋼劍指着左志剛厲聲說道：「左志剛，你當年對我霍家下手的狠毒，現在正是你家姑娘報仇雪恨之時，我非把你亂劍分尸才解的了恨，我只問你，我爹爹霍豐跟你有什麼深仇大怨，你竟下那般狠手，一夜之間，把那片牧場化作劫灰，弄得死亡離散，僅剩我霍貞連一條小命，若不是我義父丐俠相助，早已死在你手內，不過上天有眼留得我這條命，左志剛，

現在就是你報應臨頭」，丐俠武振飛也正在喝叱着道：「左志剛，當年的事你若聽口憑壞事包吳勇的說言，來對付我武振飛一人，我武振飛總然落個死無葬身之地，那還算是我惹火燒身，自取其禍，最可恨的是豐記牧場場主霍豐，和你左志剛無一面之識，無仇無恨，你竟因為他救我之事，遷怒到他身上，更起一片貪心，你分明是把他那千百頭的良馬想據爲己有，可憐霍豐竟慘死在你手中，一班馬師掌管的弟兄，亦隨同着罹難，這種手段，這種行爲，爲江湖道所不齒，我武振飛和我這義女霍貞蓮受盡了風霜之苦，流落在江湖上到處尋訪你，終還有今夜，姓左的，我們要報仇雪恨了」，霍貞蓮回身向玉清大師一拜，口中說道：「弟子要爲全家復仇了」，丐俠也要把那支鐵笛拔下來，就在這剎那間，忽然從大艙後面登登的跑過兩個人來，帶着一片哭聲，竟是一個婦人和一個女孩子，不顧命的撲過來，那婦人却向丐俠武振飛面前一跪，那個女孩子，却跑到了霍貞蓮的面前，也往船板上一跪，伸手却把霍貞蓮雙腿抱住，這婦人和這女孩子竟全哭着招呼道：「求你們多恩典，手下留情，饒他一命，叫他從此痛改前非，把他所有家產完全拿出來爲霍場主恢復牧場，我們母女生世世不忘大德」，趕情還來的正是梅氏和燕姑，那左志剛在驚心之下，自己認爲已經親手放火燒死在莊院中的妻女，萬想不到竟會在此時出現，自己在驚懼亡魂羞愧難當之下，哎呀一聲，竟自摔倒船板上，暈死過去，海燕子薛雲也覺這位左二嫂和燕姑，居然沒死在火窟中，可是萬也不想不到竟會在這裏出現，趕情這母女二人，竟被玉清大師白山劍客所救，玉清大師師徒二人把他母女救出火窟之後，帶到浮沙堡海灘上一個僻靜之處，仔細一盤問，這梅氏是實話實說，把左志剛經過完全說出，玉清大師遂也告訴他這般人，此來是爲霍場主復仇，他是死有餘辜，只能放手處置他，但是決不危害他母女，可是燕姑，雖然那麼點的小孩，十分聰明，他竟自跪在玉清大師面前替父求情，玉清大師竟爲他

這麼點孩子哀求的動了慈悲之念，因為事情緊急不敢耽擱，草草吩咐他母女一番，把他母女二人交給白山劍客和悟因女弟子，玉清大師這才在野地中現身阻擋左志剛，更跟蹤到海面上，潛伏在箭手快船的船頂上，以西嶽派的沙門七寶珠，救了丐俠，制服了薛雲，左志剛所看到海面上那隻船和所聽的哭聲，正是他妻女，到此時現身，也是這俠尼的授意，此時這燕姑，跪在那裏抱住了霍貞蓮的腿，滿面流淚，仰着臉不住招呼：「這位姑姑請你開恩饒了我爹爹吧，他若是一死，我媽也不會活下去，剩了我這可憐的女孩子有誰來管，好姑姑你氣不出把我殺了，饒他一條命吧」，燕姑哭一陣說一陣，他怎樣也不肯放手，只求霍貞蓮開恩，霍貞蓮看到左志剛這個女兒，此時情景，正和自己當年一般，不禁勾起傷心，也是淚流滿面，遂也哭聲向燕姑道：「你既然知道爹娘一死，你流落無依，你那又知你那爹爹當年把我全家殺害，我也落得和你一樣，十幾年來才找到他，你不叫我報仇，難道就罷了不成，我可憐你，只要報仇之後，把你爹殺死，我決不動你母女，也不要你的家財，你不要盡叫我作難了，你不撒手，我可要用劍砍你了」，在這時，左志剛被海燕子薛雲扶着坐起，醒轉過來，他看到妻室梅氏跪在那裏磕響頭，愛女燕姑，苦苦哀告霍貞蓮，他竟自聲音發顫的招呼，「你們娘兩個，何必這種情形，趕緊躲開，叫他們動手」，他這一發話，梅氏咬牙切齒道：「左志剛，你好狠心，竟忍心親手放火要把我母女燒死，難爲你也下得手，我母女現在決不念你絕情絕義替你求情，你還阻止我們，你還有人心麼」，這時玉清大師看到這母女二人，不由的恨聲向左志剛道：「左志剛，若不是貧僧和白山劍客趕到，他母女二人早已葬身火窟，左志剛你居心何忍，你看看眼前，你妻女這種悽慘情形所得結果，你也想到七虎林山前豐記牧場被你下手之後，只留下這麼個可憐的兒子，左志剛，這才是冤怨相報絲毫不爽，你也應該拿出一點天良來」，這時東方已經發曉，天空已現曙光

，海面上霞氣濛濛，曉風陣陣，左志剛聽到玉清大師的話，不禁心頭一震，猛然站起，向霍貞蓮高聲說道：「霍家姑娘，我左志剛總算貪心不足，聽信小人的慫恿，造下當年那種惡因，才得今日的惡果，只求你劍下開恩，對他母女二人以後的事多加恩典，我左志剛死在九泉也感恩不盡，朋友們再見了」，說話間他猛然一恍身，騰身縱起，向南邊竄去，離着南邊船艙還有丈餘遠，他竟自一低頭脚下一用力，猛向船艙上撞去，砰的一聲，血花四濺，頭首全撞碎了，左志剛死尸倒在艙前，這也是他自知所作的事，天地難容罪無可道，所以他在妻女現身之下，尤其是羞愧難當，自己也不願意再被別人動手，所以才這麼了結他一生的罪惡，那梅氏和燕姑，全撲了過來，扶尸大哭，梅氏更要隨着他丈夫而死，被玉清大師喝叱着道：「梅氏你不要糊塗，你是漁家女，安善良民，雖則嫁了他結了夫婦，生了女孩兒，可是他過去曾經作惡多端，把姓霍的一座牧場，多少弟兄全殺害了，只剩了這麼一個可憐的女孩子，他報仇雪恨，正是情理該當，貧僧以慈悲之心投意你母女，來求霍貞蓮解冤釋怨，現在他羞愧難當，自己死在船頭，這正是他的報應，你母女依然可以依靠着海燕子船幫過活下去，你這女孩子，聰明可愛，貧僧把他收爲寄名弟子，更盼望薛雲能够好好的領率船幫，和這般弟兄們天東知命，依靠漁業求生，不要逞強梁霸道，欺壓沿海一帶的漁民，左志剛一死，我這女弟子霍貞蓮和這老友丐俠，決不會再危害你母女，和海燕子船幫，好好的帶着你母親過活去吧」。霍貞蓮見左志剛已死，自己也因爲看在燕姑的面上，不肯再對左志剛屍身下手，遂謝了師父玉清大師和白山劍客悟因師兄，對於浮沙堡這裏的資財是分文不取，從此隨着義父丐俠武振飛，回轉關東，父女二人行俠作義，濟困扶危，玉清大師和白山劍客等，因爲這裏的事自有海燕子薛雲料理，遂也飄然而去。



A541 212 0009 82358

版出月九年八十三國民

丐俠

實價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作者 鄭 澄 因

發行人 張 瑛

電話九三六八〇

發行所 上海廣藝書局

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室

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號 廣藝書局

特約經銷處 星嘉坡明咕連街星洲文化服務社
南京教敷醫大 陸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留
紀念
作
外
用

紀念
外
作



同本

